

皇清經解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aged, cream-colored page, likely an endpaper or flyleaf of a book. The paper has a slightly textured appearance with some faint smudges and discoloration, characteristic of old paper. The left edge of the page shows the binding of the book.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aged, cream-colored page, likely an endpaper or flyleaf of a book. The paper has a slightly textured appearance with some faint smudges and discoloration, characteristic of old paper. The left edge of the page shows the binding, with visible stitching or thread. There is no text or other markings on the page.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aged, cream-colored page, likely an endpaper or flyleaf of a book. The paper has a slightly textured appearance with some minor discoloration and a dark, irregular stain near the bottom left corner. A small, dark mark is visible near the top center. The binding edge is visible on the left.



皇清經解卷二百二十八

學海堂

所錢文
有詢那

春秋說

吳惠學士

士奇

著

閔公

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紀年曰康王三年定樂歌吉禘于先王此王者喪終之禘

也故曰大禘則終王定樂歌即所謂禘樂

左傳夏吉禘于莊公速也

孔疏云襄十五年晉悼公卒十年傳稱晉人答穆叔云以寡

君之未禘祀知三年喪畢乃為禘也喪畢而為禘祭新主入廟當與先君相接故因是而為大祭以審序昭穆故謂

之禘禘者諦也言使昭穆之次審諦而不亂也莊公三十

二年八月薨至此年五月唯二十二月喪制未闕故書以

示譏又云吉禘以三年為節仍計除喪即吉之月十日而後行事無常月也是以傳唯譏其速不曰非時

公羊傳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
何注云都未可以吉祭經舉重不書

禘于太廟嫌獨莊公不當禘于太廟可禘者故加吉明太廟皆不當

曷為未可以吉未三年

一庚申補刊

皇清經解

卷二百二十八

惠學士春秋說

一庚申補刊

仁
478
54



也三年矣曷為謂之未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何注

云時莊公薨至是適二十二月禮士虞記云期而小祥曰薦此常事又期而大祥曰薦此祥事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是月者二十七月也傳言其言于莊公何未可

二十五月者在二十五月外可不議以稱宮廟也時閔公以莊公在三年之中未可人太

廟禫之于新宮故不稱宮廟明皆非也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當思慕悲哀未

可以鬼神事之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三年也既書吉禫又何不可

說詳於後

穀梁傳吉禫者不吉者也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

僖公

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張氏洽曰周禮兵死者尚

先君見誅於方伯而可以配祖廟秩烝嘗乎愚謂公穀二傳不見國史得之傳聞未足信也故削之

左傳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

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杜預云大廟周公廟致

列之昭穆夫人淫而與弑不薨于寢禮不應致故僖公疑其禮至八年而後行之

襄公

十有六年左傳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杜預注云言晉人

日以寡君之未禘祀禘祀三年喪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

孔疏云閔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以其時未可吉書吉以譏之此年正月晉已烝于曲沃仍云未禘祀明禘祀乃三年喪

祭也

昭公

十有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人叔弓卒去樂卒事

左傳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二月癸酉禘叔弓涖

事籥人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二十有五年左傳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眾萬于季氏臧

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

論語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也不用之於先君之廟

而用之於季氏之庭故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禘之說有三一曰王者之大禘二曰喪畢之吉禘三曰春夏之時禘皆大祭也王者之大禘惟王者得行之吉禘喪畢乃行時禘或曰春或曰夏禘者陽之盛也夏之始可以承春故春夏皆得行焉春夏皆得行易為謂之大祭宗廟之禮莫重於禘嘗故祭統曰大嘗禘四時之祭春秋為大故中庸言祭獨舉春秋禘嘗謂之大嘗禘禘謂之大禘故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中庸並舉禘嘗郊社祭統亦云然而趙匡以為妄說此非記禮者之妄趙匡之妄也其

義則鄭康成言之備矣序爵辨賢尊尊親親治國之要也或問禘之說孔子畚以不知由是學者以為幽深元遠其說略見於中庸曷嘗幽深元遠哉後之學者詳焉禘之說又有二有禘祀有禘樂禘樂者祭統所謂六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左傳襄公十年荀偃士句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是也晉悼公卒於襄公十有五年冬及十有六年秋穆叔如晉聘且言齊再伐魯而晉人以未禘祀為辭蓋謂未行喪畢之吉禘然則魯有禘樂用之太廟亦僭用之於羣廟晉無禘樂惟有禘祀禘樂者天子之樂故曰不王不禘禘祀者三年喪畢之吉祭晉主夏盟故僭行之而趙匡斥以為妄諸儒咸稱其卓識馬氏端臨獨以

其說爲不通安有魯國本無此祭晉人本無此語而左氏鑿空妄說乎吉禘于莊公不於大廟何也禘于大廟而致莊公焉因莊公而行吉禘故書曰吉禘于莊公莊公之喪未滿二十五月故書吉以譏之吉禘者新主入廟與先君相接因是而爲大祭故不稱吉明非新宮也則在大廟何疑在大廟曷爲不書辟嫌也何嫌爾吉禘于大廟致莊公則嫌莊公不應致與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同夫人不應致故書致莊公不應吉故書吉用者謂用禘也用禘猶用郊也秋九月不可以用郊致夫人不可以用禘大禘則終王王者喪終乃用之用禘而致夫人悖矣國之大事惟郊禘春秋屢書郊不屢書禘惟書此二禘皆譏也昭公十有五年禘于武宮時禘也不書禘而書有事有事者國之常事

云爾常事不書非常然後書或曰禘惟一安得有三吉禘時禘皆春秋壞法亂紀者爲之也春秋凡壞法亂紀之事如吳楚之君葬以臣召君與臣出其君皆不書于冊曷爲而獨書此壞法亂紀之祭哉

桓公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左傳

桓公五年秋

始殺而嘗閑塾而烝過則書

杜預注云此周之春正月乃夏

之冬十一月非爲過而書爲下五月復烝書

公羊傳烝者冬祭也春日祠

何注薦尚非卯

夏日禘

薦尚麥魚

秋日嘗

薦尚黍肫

冬日烝

薦尚稻鴈無牲而祭曰薦

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

譏亟也

亟數也屬十二月已烝今復烝也

穀梁傳烝冬事也春與之志不時也

夏五月丁丑烝

公羊傳何以書譏亟也

何注與上祀同爲亟也

穀梁傳烝冬事也春夏與之黷祀也志不敬也

十有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左傳書不害也

杜預注不害穀故書

公羊傳御廩者何烝盛委之所藏也

何注黍稷曰烝在器曰盛委積也御者謂

御用于宗廟廩者釋此穀名禮天子親耕東田千畝諸侯百畝后夫人親西郊采桑以共烝盛祭服

何以書記災也乙亥嘗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嘗也曰猶嘗

乎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

當廢一時祭自責以奉天災也

穀梁傳御廩之災不書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災之餘

而嘗可也志不敬也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

栗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

范注三宮三夫也夫人親春

必有兼甸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爲未易災之餘

而嘗也

夫人親春是兼甸之事壬申乙亥相去四日日少而功多明未及易而嘗○兼甸當作兼甸

僖公

三十有三年左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

卒哭

而祔新祔之主仍歸於寢用喪禮特祀之不同於廟

烝嘗禘於廟

喪三年不祭喪畢而禘於廟時祭乃行

文公

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杜預云大事禘也僖公繼閔公坐宜次閔下今

升在閔上故書而譏之時未應吉禘其譏已明徒以逆祀故大其事異其文

左傳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

躋僖公爲逆祀則定

公八年冬從祀先公為順祀可知矣

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禘也大禘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

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躋

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此三年喪畢之吉禘也公

羊謂之禘者何注云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禘則禘

穀梁傳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禘嘗范注云禘合也嘗秋祭

宣公

八年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

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孔疏云有事禘也昭公十五年

此有事非禘而何不書禘而書有事于武宮傳稱禘于武公則

左傳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

公羊傳萬入去籥知其不可而為之也猶者何通可以已

何注云禮大夫死為廢一時之祭有事于也廟而聞之者去樂卒事而聞之者廢繹

穀梁傳是不卒者也范注云遂與宣公共弒子赤則其卒之何也以譏

乎宣也其譏乎宣何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猶者可

以已之辭也

昭公

十有五年二月癸卯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孔

閔二年去禘于莊公僖八年禘于大廟皆書禘此傳言禘于武公不書禘而書有事者本為叔弓卒起不論禘之是非故

不書

左傳前見

公羊傳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

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

穀梁傳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

定公

八年冬從祀先公

左傳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

公羊傳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

叛者五人

何注不言僖公者閔公亦得其順

穀梁傳貴復正也

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大事者吉禘也吉禘無常月喪畢乃行僖公三十三年十一月薨至文公二年十一月始滿二十五月今方八月通計僅二十二月喪制未畢與閔公二年夏五月吉禘于莊公正同春秋之例一譏不再譏如仍書吉禘是再譏也故不書吉禘而書大事言吉禘國之大事而文公亂之穀梁所謂文無天也閔公始不三年文公始亂君臣之位閔君僖臣故事同而書法不同閔二年僖八年文二年皆禘于大廟閔二年之禘也為莊公僖八年之禘也為夫人文二年之禘也為僖公夫人不應致故書致僖公不應躋故書躋莊公應致而不應吉故不書禘于大廟而書吉禘于莊公然則閔二年之禘在大廟益明矣吉禘于大廟致莊公與大事于大廟躋僖

公何以別乎故事同書異各因其事而曲當其理焉非聖人孰能修之四時之祭禴祠烝嘗皆常事也常事不書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惟書禘烝嘗而已桓八年正月五月兩烝以黷書十有四年八月嘗以災書人君遇災而懼當廢一時之祭何休之論篤矣左氏謂書不害也豈其然乎御廩藏粢盛之委甸師之人廩人共之舂人舂之小宗伯辨之世婦爲之饌人炊之故穀梁曰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兼甸穀梁作兼甸注云兼甸一作兼甸言非數日所能辨也或云舂人爲米以獻之三宮三宮夫人擇之以授饌人誤矣爲米謂之擇是一事非兩事乃世婦非舂人也夫人親舂未聞親擇兼甸之事者言夫人始其事然後餘人次第終其事劉向以爲御所舂米之藏以奉宗廟者也然則夫人八妾舂之仍藏於御廩故穀梁以爲未易災之餘御廩災明夫人不

可以奉粢盛故天災之桓公恬然不懼其後卒與夫人姜氏如齊而有彭生之禍其災先見於此可不懼哉可不戒哉宣八年夏有事于大廟以仲遂卒書昭十有五年春有事于武宮以叔弓卒書皆書有事者言國之常事也獨定八年從祀先公以從祀書從祀者非大事亦非有事蓋禱祈之事先儒訓從爲順言文公逆祀定公順祀書先公之從爲順則知書僖公之躋爲逆矣穀梁曰君在祭樂之中謂君在廟中祭作樂之時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或云祭主於誠君當祭雖大夫之喪不得以聞非禮也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則知春秋時大夫之喪必有當祭不告者矣唐時大臣喪輒對仗奏對仗奏者謂正當朝不以狀言但以口奏唐太宗猶怒而責之誠以君臣一體

其疾也親視之其殮也親臨之其疾革也必以狀言然此當朝
非當祭也當祭以聞去樂卒事春秋備書之以爲後世法孰謂
君當祭大夫之喪不得以聞哉假令成王當祭而周公薨有司
不以聞可謂禮乎劉歆曰大禘則終王許慎曰終者謂三年喪終則禘於太廟以致新死者也春秋書吉禘此以

僖公

三十有一年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孔疏周禮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然則將祭十日之前豫卜之四卜郊者三月每旬一卜至四月上旬更一卜乃成四卜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卽魯地三望淮海岱也賈逵服虔謂三望分野之星國之山川十二次降婁屬魯魯祭分野之星乃祭奎婁之神也

左傳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

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日牲牲成而卜郊卜

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公羊傳曷爲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

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禘嘗不卜郊何

以卜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魯郊何以

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

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曷爲或言免牲或言

免牛免牲禮也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三

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太山河海曷爲祭太山河海

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

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惟大山爾河海潤于千里猶者

何通可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

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司立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乃者亡乎人之辭也猶者可以已之辭也

宣公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左傳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

公羊傳其言之何緩也曷為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板稷牲而卜之帝牲在于滌三月于稷者唯具是視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

穀梁傳之口緩辭也事之變也

易牛復死

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成公

七年春王正月饕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饕鼠又食其角乃免

牛夏五月不郊猶三望

孔疏釋獸饕鼠李巡曰饕饕鼠孫炎曰有毒螫者益如今鼠狼

穀梁傳不言日急辭也過有司也郊牛日展解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饕鼠又食其角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乃免牛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司立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免牲不日不郊免牛亦然

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公羊傳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

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五卜強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十有七年秋九月辛丑用郊

公羊傳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郊

曷用郊用正月上辛或曰用然後郊何注或曰用者先有事於泮宮告后稷也

又夕牲告后稷當在日上不當在日下

穀梁傳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

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

襄公

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左傳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

知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

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孔疏詩噫嘻序曰春夏祈穀于上帝禮仲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其下云乃釋元辰躬耕帝籍是郊而後耕也雜記云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二文不同必有一誤

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三卜禮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十有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楊疏不言免牲者不行免牲之禮

定公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饑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夏五月辛亥

郊

公羊傳曷為不言其所食漫也徧食其身曷為以夏五月郊三

卜之運也

穀梁傳不敬莫大焉

辰公

元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穀梁傳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于變之中又有言焉鼯鼠

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解角而知傷展道

盡矣猶非大不敬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

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猶可而非盡可之辭以秋之

未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者也郊三

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強也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

則否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全曰牲傷

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爲牛者異有變而不郊

故卜免牛也一作免卜牛已牛矣其尙卜免之何也禮與其亡

也寧有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

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范注周禮司門祭祀之牛牲繫焉六月

上甲始庀牲然後左右之子之所言者牲之變也而曰我

一該郊之變而道之何也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

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待正月然後

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

牲雖小不備可也子不志三月卜郊何也郊自正月至于

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

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

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

祭莫大于禘郊祭法曰周人禘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后稷爲周之祖自稷推而上之爲帝嚳自稷推而下之爲文王皆祖也王者郊天必以其祖配故冬至祭天以嚳配祈穀祭天以稷配明堂祭天以文配鄭康成之說未嘗不通王肅斥之謂禘非祭天是則然矣吾聞王者以祖配天未聞以祖配祖禘嚳于大廟而以稷配之是以祖配祖也又推而遠之羣廟之主皆不得與朱子以爲其理深長濶遠故莫能知其說焉爾雅曰禘大祭也穀梁曰五年而再殷祭說者以禘爲大禘爲殷非也易曰先王以作樂

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配于郊謂之殷薦禘于廟豈非殷祭乎殷盛也禘用盛樂故曰殷孰謂禘非殷祭哉許氏說文引周禮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今周禮殘闕不全莫能考證亦見緯書故學者疑之三年一禘五年又禘是俗儒之臆說也愚謂禘祫二祭相似而不同祫則羣廟之主合于大廟朝踐于堂則始祖南向而昭穆位于東西饋食于室則始祖東向而昭穆位于南北禘則上及其祖之所自出誓屈始祖之位列于昭穆而配食焉由是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聚數千年之聖子神孫于一堂一室而水源木本一氣相通何遠之有哉禘者諦也所以審諦昭穆未有昭穆不序而可謂之禘者也

中庸曰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

也下文卽言禘嘗之義然則禘序昭穆明矣說者云羣廟之主不與焉豈其然

成王賜魯以重祭者謂

祈穀之郊與大廟之禘樂而已

見祭統及明堂位說見前

未聞以王者之大

禘而併賜之故春秋惟兩書禘

一莊公喪畢之禘一哀姜致廟之禘

而他無聞焉

凡九書郊宜三年書郊牛之日傷成七年書鼯鼠食郊牛角何

謂也周禮封人飾牛牲而設楅于角設衡于鼻又以綯牽牲入

廟而歌舞之牧人共牲以授充人繫之牲必用牲物

色純牛人體完

以授職人而芻之

職讀為楫

充人則繫于牢芻之三月展牲則告牲

注引儀禮宗人視牲告牲舉獸尾告備

牲碩則贊肆師展犧牲碩于職人然則展

牲者肆師展之于未祭之初充人展之于將祭之日穀梁所謂

日展斛角而知傷也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

戒沐浴而躬朝之朔月月半君巡牲不獨有司展之君又朝而

巡之所以致力而盡其敬者如此牲者全也備也口傷角食其

體弗全弗備不敬莫大焉豈徒肆師充人失其官哉人君朝巡

之禮亦廢久矣故春秋謹而書之定十五年哀元年皆書鼯鼠

食郊牛而不言口與角其變尤甚于宣成明郊不以禮天神之

所弗歆也曷為或書牲或書牛牲有變則書牛故傷曰牛死亦

曰牛無變則書牲祭義曰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

然後養之

在滌三月

明先卜牛後卜日卜牛得吉其牲已成豈待卜

日然後稱牲左傳似失之郊常事不卜惟卜牲與日書卜郊者

言卜郊之日上辛云爾

杜預誤解左傳以卜郊為非禮

禮惟三卜求吉之道三

穀梁之說備矣三書望何謂也詩云以社以方社必祭方郊必

祭望故公羊曰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

其封內者則不祭左傳亦云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海岱及淮魯

之望也天子祭四方四望諸侯三望然則書猶以譏之何也

魯

不應郊春秋書猶有兩義一譏之之辭一幸之之辭宣八年六

月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垂齊地卒于外壬午猶釋卿

卒廢釋故書猶是譏之也文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告朔

雖廢朝廟猶存是幸之也春秋三書猶三望我不知譏之乎抑

幸之乎郊賜自成王望命于三代魯郊可已方望當行故書猶

似幸之之辭或曰凡春秋書猶皆譏閏月附于前月

漢書稱本後

不當告月亦不應朝廟兩說皆通並存以待後之學者

朱子稱程先生

說禘是禘其祖之所自出併羣廟之主皆祭之祫則止自始祖而下合羣廟之主皆祭之祭必有主合祭于

大廟既卒事則羣廟之主各歸其廟魯無廟主將安歸曰歸于

郊宗石室每年一出而配于郊五年一出而禘于宗也

袁準曰祫及壇

禘禘及郊宗石室此所及遠近之殺也謂禘不及毀廟固非不別禘祫遠近亦非徐禪議亦云歲祫及壇禘終禘及郊宗石室

案郊宗一作郊宮

隱公

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宰咺宰旅也旅下土故名

穀梁傳母以子氏

范注妾不得體君故以子為氏

公之妾也禮贈人之母則可贈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

可辭受之其志不及事也贈者何也乘馬曰贈衣衾曰襚

貝玉曰含錢財曰賻

楊疏若仲子是桓之母桓未為君則是惠公之妾天王何以贈之則惠公

之母亦為仲子也此鄭康成釋廢疾之文言惠公之母與桓公之母皆稱仲子猶魯女得並稱伯姬叔姬

文公

九年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左傳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祔禮也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

公羊傳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曷為不言及

成風成風尊也

成風薨于文四年冬葬于五年三月明母以子氏直歸成風之祔而已

穀梁傳秦人弗夫人也卽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

文四年冬書夫

人風氏五年三月書小君成風乃魯史之舊而惠公仲子僖公成風仲尼之特筆也

春秋正名之書也仲子者孝公之妾惠公之母成風者莊公之妾僖公之母母以子貴而妾不得體君故于宰咺及秦人之來贈祔也而書之曰惠公仲子僖公成風易象陰係于陽春秋母係于子故母以子氏其名正矣鼎之爻辭曰得妾以其子无咎此之謂也仲子卒于春秋前薨葬不書事無可考隱五年考仲

子之宮弗稱夫人而成風之薨稱夫人風氏其葬也稱小君成風假之以正嫡之名而不為僭者蓋曰我先君之母也國人皆曰夫人我敢曰非夫人乎國人皆曰小君我敢曰非小君乎故一仍魯史之舊而不敢少易焉乃于秦人之祔始正其名故仲子成風皆繫以先君之諡其辭順其義精此仲尼之特筆也名之不正亂自內生故春秋正名必先正內魯之亂也恒由內成風私事季友而以其子僖公屬之遂開奪嫡之萌篡弑之禍其後敬嬴效尤亦私事襄仲而以其子宣公屬之故其子皆得立然則嫡妾不分尊卑無別國家之亂恒必由之我故曰春秋正名必先正內公羊謂仲子微成風尊以仲子為惠公之妾也故微之成風為僖公之母也故尊之微者與尊者同辭其名亂矣

左氏既以仲子爲夫人子氏子氏薨于二年十二月而宰咺之來贈也元年秋七月未薨而先贈之有是理哉贈仲子祔成風而係之子以正其名非兼贈祔其子左氏公羊二傳皆失之隱桓之間國史多殘闕左氏亦得之傳聞其言未可盡信也至僖公而紀事益詳始確然可信矣禮贈人之母則可贈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穀梁正論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春秋事莫詳于左氏論莫正于穀梁

何氏休曰凡母在子年無適庶皆繫子也不在子年適母

繫夫庶母繫子此舊典遺言也如仲子爲惠公之妾庶母繫夫可謂禮乎先君之母今君之祖母故曰不在子年

桓公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左傳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

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

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

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

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及夫人

何注據公及夫人曾齊侯于陽穀夫人外也

夫人外者何內辭也其實夫人外公也

言遂者明遂在夫人

穀梁傳不言及夫人何也

范注據夫人實在當言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濼以夫

人之仇弗稱數也

莊公

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僑

僑公羊作郕

左傳書姦也

公羊何注不致者本無出道有出道乃致奔喪致是也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婦人不言會言會

非正也饗甚矣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公羊何注書者與會郛同義牛酒曰

犒加飯美曰饗

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穀梁傳師而曰如眾也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魯地

左傳齊志也

穀梁傳婦人不曾會非正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齊地

穀梁傳同前

十有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

十有九年秋夫人姜氏如莒

穀梁傳同前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穀梁傳同前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二十五年伯姬歸于杞公之女也

左傳非禮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

君命不越竟公羊何注書者惡公教內女以非禮也洮內地

冬杞伯姬來

左傳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

曰如某出曰歸于某

公羊傳其言來何直來曰來何注無事而來也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

僖公

五年春杞伯姬來朝其子左氏無傳杜預注伯姬來寧寧成風也朝其子者諸侯子得行朝義

而卒不成朝禮故繫于母

公羊傳其言來朝其子何內辭也與其子俱來朝也何注

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故使若來朝其子以殺直來之恥所以辟殺戒之不明也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為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為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

十有一年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杜預注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

弟不踰闕與公俱會齊侯非禮

十有四年夏六月季姬及繒子遇于防使繒子來朝

左傳鄆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鄆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

十有七年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魯縣

左傳師滅項此年淮之會前年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

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

三十有一年冬杞伯姬來求婦

公羊傳其言來求婦何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

何注書者無出道也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亡伯姬來求婦非正也

文公

九年春夫人姜氏如齊

公羊何注奔父母之喪也不言奔喪者尊內猶不言朝聘也故以致起得

禮也書者大夫家危重言如齊者大夫繫國○案四年夏逆婦姜于齊公羊傳高子曰娶于大夫者略之也左傳以卿不行爲非禮貴聘而賤逆故出姜不允于魯出姜魯人謂之哀姜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公羊何注出獨致者得禮故與臣子辭月者婦人危重從始至例始至例

宣元年三月成十四年九月

穀梁傳卑以尊致病文公也

宣公

五年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文十二年穀梁傳子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案先君之女猶漢之長公主故加子以別

之母在故歸寧

左傳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冬

來反馬也

公羊傳何言乎高固之來言叔姬之來而不言高固之來

則不可子公羊子曰其諸爲其雙雙而俱至者與何注雙行匹至

似乎鳥獸

穀梁傳諸侯之嫁子于大天主大夫以與之范注使大夫爲之主來

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及者及吾子

叔姬也爲使來者不使得歸之意也

易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正

家之道必先正內故曰家人利女貞女貞則內正內正則外亦正矣內不正則外焉能正哉故曰閑有家悔亡閑有家者謂立內外之閑使不得相踰越婦人主內事不主外事與內祭不與外祭外祭郊社是也內祭宗廟是也古者聘饗之禮皆行于廟故后夫人亦得與焉聘禮賓主近郊君使卿勞夫人亦使下大夫勞聘君以圭享用璧聘夫人以璋享用琮既卒事君使卿歸大禮夫人亦使下大夫歸禮皆君為主而夫人助之周禮內宰職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謂王同姓來為賓客者裸則后亞王而禮賓獻則后亞王而獻賓內宰皆贊之大行人職上公之禮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裸而酢再裸者謂王裸后亞裸王裸酌圭瓚后裸酌璋瓚皆宗伯攝之拜送則王及后也坊記曰禮

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

饗廢夫人之禮

繆侯淮南子作繆侯高誘注陽侯陽陵國繆侯假姓國也今在廬江古者大饗飲酒君執爵夫

人執豆

王饗諸侯及諸侯自相饗同姓則后夫人親獻異姓則使

人攝獻至春秋而其禮不行久矣禮可以義起亦可以義止莊

公四年春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猶假古禮而竊行之書祝

丘則非宗廟也書齊侯則非同姓也書夫人則非攝獻也以國

君之母乃竊出而獨行饗禮于外君子於是病魯莊公古有夫

人饗諸侯之禮未聞夫人會諸侯之禮春秋屢書夫人姜氏會

齊侯于禚于防于穀言饗非正也會甚矣其後僖公夫人躡而

行之奉為家法陽穀及卞兩會齊侯魯秉周禮此何禮也春秋

朝聘則書如某夫人亦假朝聘之禮而出行焉可乎故穀梁子

日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然則夫人歸寧禮歟抑非歟
子惠子曰非禮也

見硯谿先生詩說

歸寧非禮曷爲詩有歸寧父母之

辭曰諸侯夫人父母在使卿歸寧沒則否左傳襄公十有二年

秦嬴歸于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寧禮也是時秦嬴母在

孔疏昭元年景公之弟鍼奔晉其身不自歸而使卿寧左氏以

母曰弗去懼選則秦嬴母在可知爲禮言惟此爲得禮凡內女嫁於諸侯雖父母在直書來者皆

非禮也然則夫人歸寧使卿攝行明矣杜預謂父母沒則使卿

寧兄弟身不自歸此妄說也吾聞寧父母未聞寧兄弟孔氏謂

父母在則身自歸寧父沒母存則使卿寧其說支離又何據乎

莊公二十有七年冬杞伯姬來左傳曰歸寧也

伯姬莊公之女

如歸寧

得禮則常事不書曷爲書來以譏之故曰歸寧非禮也禮男女

有別內外有閑宣公五年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叔姬歸寧高

固反馬公羊以爲雙雙而俱來如鳥獸焉桓公十有八年公與

夫人遂如齊亦雙雙而俱往君子謂魯桓公失夫之道矣關雎

未嘗乘居而匹遊故詩人取之以爲有別雙雙而來雙雙而往

是無別也無別則亂亂則難生魯桓之見殺于齊也宜哉何氏

休曰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大故者謂奔父母之喪

也文公九年春夫人姜氏如齊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出曰如

某反曰至自某此非小君之禮也儼然諸侯矣說者以爲奔喪

然則夫人奔喪禮歟雜記曰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

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

若待諸侯然此本春秋而爲之說文公夫人奔喪春秋書如書

至皆從諸侯之禮故父母之國待之亦若諸侯穀梁子曰卑以尊致病文公也謂寵之太過然文公實愛敬嬴故其子宣公得立出姜貴聘賤逆不允於魯故其子弒而大歸於齊穀梁之說亦似不信國史然則告廟而行告廟而反君夫人奔喪之禮當然則公羊娶平大夫之說亦未可信一說文姜書如而不書至略其文所以殺國之恥出姜書如而復書至隆其禮所以正適之名則殺適立庶之臯益顯其說近是並存以待後之學者何氏曰大夫之妻雖無事歲一歸宗說見喪服傳謂同國也如大夫娶平鄰國則不可魯之子叔姬者齊大夫高固之妻也自齊來魯見譏於春秋故知大夫之妻不得越國而歸宗若此者所謂家之閑也家有閑而自踰之亡國敗家之道故春秋備書之以爲

鑒焉

隱公

元年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左傳非王命也

杜預注釋其不稱使

公羊傳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奔也

除王

奔楚外襄三十年王子取奔晉成十二年周公出奔晉傳失之

奔則曷爲不言奔王者無

外言奔則有外之辭也

祭伯直來非奔也

穀梁傳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襄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聘弓鏃矢不出竟場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

桓公

五年冬州公如曹六年春正月寔來

左傳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

水經注淳于縣古夏后氏之斟灌國也周

武王以封淳于公號曰淳于國杜預注淳于州國所都城陽淳于縣

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

寔來不復其國也

公羊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寔來者何猶曰是

人來也孰謂謂州公也曷為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為慢之

化我也

何注行過無禮謂之化齊人語也諸侯相過至竟必假塗入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戒不虞也

州公過都不朝慢之為惡故書寔來

穀梁傳寔來者是來也何謂是來謂州公也其謂之是來何也以其畫我故簡言之也諸侯不以過相朝也

閔公

元年冬齊仲孫來

左傳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

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

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

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

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

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公羊傳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為謂之

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為繫之齊外之也曷為外之春秋為

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子女子曰以春秋為春秋

史以記為春秋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惠學士春秋說

三

穀梁傳其曰齊仲孫外之也其不目而曰仲孫疏之也其言齊以累桓也

僖公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冬介葛盧來

左傳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

公羊傳介葛盧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

穀梁傳介國也葛盧微國之君未爵者也其曰來卑也

襄公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左傳十八年春白狄始來

公羊傳白狄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

春秋之例自我而往則書如自他而來則書來來朝來聘來盟

等皆是也如齊師來盟于師師其非會盟朝聘無事而來則直眾也故亦書如書來

書來無事者無禮也無禮齊人謂之化故州公是來無禮於我

公羊以爲化我凡春秋直書來者皆譏也閔公元年冬齊仲孫

來公穀不見國史故以仲孫爲慶父左氏謂來省難故書仲孫以嘉之嘉之矣

又何譏焉曰仲孫來者非來省難乃來覘國也魯有慶父之難

齊桓不聲臯來討竊使仲孫來覘故不稱使若曰魯可取乎未

平陰謀詭計不使人知人亦莫能知故魯史一則曰嘉之再則

曰喜之魯人一則曰省我再則曰正我既欲省魯難而正之曷
不取慶父而戮之戮之則慶父不得立後於魯齊桓之力沛若
有餘而坐觀其亂安在其能正乎故春秋直探其志而書來以
譏之蓋曰齊桓志在乎取魯也如其志不在乎取魯則非盟非
聘仲孫何爲乎來哉易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齊桓中未光故
其跡不可掩孟子謂五霸者三王之皐人信矣既而知魯未可
取然後命高子將南陽之甲會季友而立僖公故春秋書高子
來盟來盟者盟立僖公云爾亦如仲孫之來不稱使者范氏甯
以爲齊侯不討慶父使魯重罹其禍今若高子自來非齊侯所
得使也魯弑君僖公非正立僖公者季友之志遂有大功于
魯實齊桓助而成之其後季氏世秉國政而三桓亦由是張焉

桓公

二年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左傳會于稷以成宋亂爲賂故立華氏也

左氏不言其義公穀二傳皆非

也故不取說者謂傳以受賂立華氏解經之成宋亂失之甚矣傳云賂者指取郕大鼎于宋也豈訓成宋亂哉爲此說者皆不識成之義者也

桓公二年會于稷以成宋亂凡列國弑君告于同盟謂之告亂
宋督弑君其亂成矣曷爲特書曰成宋亂曰此春秋之大義竊
取周官而說者汨之故至今學者惑焉周官訝士掌四方之獄
訟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成之者成其亂也成卽小宰之八

成成謂之聽八成謂之八聽一日聽政役二日聽師田三日聽閭里四日聽稱責五日聽祿位六日聽取予七日聽賣買八日聽出入故大司寇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鄭司農謂邦成若今時決事比弊之斷其獄訟而士師掌士之八成司農謂八成者行事有八篇皆所以斷獄斷獄謂之成四方亂獄弑君尤大宋有亂獄未聞天王之命往而成之則周之訝士失其官矣古者諸侯有屬長連帥卒正州伯州中有作亂者則長帥正伯征之征者正也謂成其亂桓公有長帥正伯之任故會齊侯陳侯鄭伯往而成之當請命于天子執華督而戮之則華氏安得有後于宋乎懷惡而討雖死不服惟無瑕者可以戮人魯桓親弑其君兄猶楚靈親弑其君兄之子而奪其位然楚靈能殺齊慶封而魯桓不能戮宋華督既不能執而戮之又以

賂故而復立之則魯桓之惡更甚于楚靈故春秋竊取周官之大義而書于冊曰會于稷以成宋亂蓋假成之之名而取賂焉言以亂濟亂烏在其為成也自桓公以後弑君數見於春秋未聞有起而成其亂者則周官大義不明於天下久矣左氏無明文獨以立華氏而臯桓公其識誠高於公穀兩傳而杜預又以臆說汨之則周官大義至今不明故表而出之餘詳禮說

隱公

三年三月庚戌天王崩秋武氏子來求賻張氏栻曰天王遣使下求於列國春秋直書以見其隱體失政取輕天下文武之澤斬然為此說者蓋不知周官土訓有詔地求之義似是而非寔悖于理且不貶列國而反罪天王悖理之尤者也不可以不辨

左傳武氏子來求賻王未葬也杜預注武氏子天子大夫之嗣也平王崩新王未得

爵命大夫故稱父氏又不稱使魯
不往賻致令來求直書以示不敬

公羊傳何以不書葬何注據書葬桓王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

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存不得必其時也設有王后崩當越緇奔喪

武氏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攝宰渠氏官仍叔不稱氏

尹氏不譏何譏爾父卒子未命也時雖世大夫緣孝子之心不忍便當父位故順

古先試一年乃命於宗廟武氏子未命故稱氏言子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謂天

未三年也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譏何譏爾喪事無求求

賻非禮也蓋通于下

穀梁傳高曰崩梁厚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

不名何也大上故不名武氏子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其

稱武氏子何也未畢喪孤未爵未爵使之非正也其不言

使何也無君也歸死也曰賜歸生者曰賻曰歸之者正也

求之者非正也周雖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

可以求之求之爲言付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

桓公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左傳非禮也諸侯不言車服天子不私求財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

穀梁傳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

而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

文公

八年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案八年傳

毛伯如周

是書經

卷二

惠學士春秋說

三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弔喪不至以幣奔告故
毛伯來求金猶求賻也

左傳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不書王命未葬也

公羊傳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卽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卽位以諸侯之踰年卽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卽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于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爲于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然則是王者與曰非也非王者則曷爲謂之王者王者無求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

又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

穀梁傳求車猶可求金甚矣

凱曰求俱不可在喪尤甚

周禮大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斂貢九曰物貢注云嬪故書作賓賓貢皮帛服貢祭服貨貢金玉而內府受良器以待邦國之大用疏云良器謂車乘及禮器之善者然則器貢有車明矣司書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疏云卽小行人春入貢是爲歲之常而大行人則云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此因朝而貢非歲之常然則車服金玉器善貨良八于內府

皆小行人春貢而秋獻焉左氏謂諸侯不貢車服似失之地官
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注云
辨地物者別其有無原其生者其生有時以此二者告王之求
地所無及物未生則弗求也故齊桓伐楚包茅是徵徵猶求也
包茅楚產卽所謂地求由是而知王者之于諸侯自有求之之
道矣公羊謂王者無求豈其然乎周語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
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有不祭則脩意有不祀則脩言有
不享則脩文有不貢則脩名有不王則脩德序成而有不至則
脩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于是乎
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
辭凌夷至于春秋而九貢之法不行于邦國矣諸侯皆不祭不

祀不享不貢不王而天子亦不能脩意脩言脩文脩名脩德脩
刑故魯桓無王不貢車服未聞天王有威讓之令文告之辭也
惟遣使來求而已孔子修春秋竊取周官土訓以詔地求之義
而書于冊曰天王使冢父來求車所以臯桓公也春秋多微辭
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亦未知已之有臯焉豈獨定哀之間爲
然哉隱公三年平王崩魯不奔喪亦不歸賻宰咺賻仲子榮叔
賻成風而天王之喪顧不歸賻則隱之無王不亦甚乎徐州之
土未聞產金地所無而毛伯來求非周官土訓地求之義也隱
不歸賻桓不貢車文不貢金各于其來求而一見無辭讓而但
有徵求穀梁所謂辭讓者謂威讓之令文告之辭趙匡駁之曰天子受貢常禮也亦何所讓蓋不明其義妄爲之說
豈非王室卑微無征討之備歟其後徵求亦絕不復見于經惟

見于宣九年傳王使來徵聘而經不書明天王之命不能復行于諸侯天王之尊儕于列國由是君臣大義晦而不明此春秋之所由作也三傳不能發明其義故正之餘詳禮說求賻求金皆不稱使或曰未葬或曰未三年二說孰是曰天子諒陰三年不言王言謂之命諒陰不言焉得爵命大夫及遣使諸侯哉既葬除喪杜預之說悖矣其稱武氏子何也此古之門子將代父當門者故曰武氏子諒陰不言求賻求金可乎曰不可不可則曷爲書于冊書于冊者以爲王者之于諸侯本有求之之道也如無求之之道則不書有求之之道而或失之則書以示譏蓋譏周也而皇魯之情益顯焉此聖人之特筆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者也

隱公

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左傳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

授之矣使營菟裘

郡國志曰梁父有菟裘聚

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

于桓公而請弑之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

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于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

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爲氏壬辰羽父

使賊弑公于爲氏立桓公而討爲氏有死者不書葬不成

喪也

公羊傳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弑則何以不書

葬

何注据桓公書葬

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子

沈子曰君弑臣不討非臣也不復讎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不繫乎臣子也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隱何以無正月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

穀梁傳公薨不地故也隱之不忍地也其不言葬何也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卑下也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

桓公

十有八年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杜注丁酉
五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左傳十八年春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

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卒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十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于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

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雖在外也雖在外則何以書葬
君子辭也
莊元年傳齊侯使公子彭生擯於而殺之
注云擯折聲也扶上車以手擯折其幹

穀梁傳其地于外也薨稱公舉上也葬我君接上下也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桓公葬而後舉諡諡所以成德也于卒事乎加之矣

莊公

三十有二年冬十月乙未子般卒公子慶父如齊乙未左傳作己未

左傳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卽位次于黨氏冬十月
己未共仲使圉人犂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
公羊傳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君存稱世子君薨
稱子某旣葬稱子踰年稱公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未踰年
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
年傳謂慶父弑子般季子不探其情歸獄于僕人鄧
扈樂扈謂扈養卽圉人樂與犂同音卽圉人犂也
穀梁傳子卒日正也不日故也有所見則日
注云不待不日而弑見
此奔也其曰如何也諱莫如深深則隱苟有所見莫如深
也

閔公

二年秋八月辛丑公薨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

奔莒

左傳初公傳奪卜齮田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子
武閔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八立之閔公哀姜之
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
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
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

公羊傳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孰弑之慶父
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弑二君何以不誅將
而不免過惡也旣而不可及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穀梁傳不地故也其不書葬不以討母葬子也孫之爲言
猶孫也諱奔也其曰出絕之也慶父不復見矣

文公

十有八年冬十月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季孫行父如齊
左傳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
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
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
書日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名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
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
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
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
公羊傳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
弑也弑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

襄公

穀梁傳子卒不日故也夫人姜氏歸于齊惡宣公也

三十有一年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左傳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

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

穀梁傳子卒日正也

昭公

二十有二年冬十月王子猛卒

左傳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

卽悼王傳所謂單子逆悼王是也

不成喪也

己丑敬王卽位

公羊傳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王子猛卒何不與當也不

與當者不與父死子繼兄死弟及之辭也經兩書王猛又書居于皇八子

王城皆劉單二子以之故以為不當

穀梁傳此不卒者也注云未成君其曰卒失嫌也以經書王猛為嫌

春秋之例凡列國臣子弑其君則直書弑稱人稱國非其臣及稱盜皆同

其子亦非其國則書戕魯四君弑一君戕四君隱公子班閔皆公子亦一君桓公皆

不書于冊由是記禮者為之說曰魯王禮也天下傳之君臣未

嘗相弑也春秋列國弑君則直書而不隱魯獨隱而不書雖謂

之未嘗弑也亦宜後世諸儒之說春秋者曰臣子之于君父不

忍書曷為列國之臣子獨忍其君父直書而不隱哉又曰隱避

其文以示臣禮列國獨無臣禮乎又曰臣子之于君父不敢書

弑隱者桓也當書公子允弑其君與齊公子商人弑其君等魯

史不敢書齊史獨奮筆書之而若無顧忌焉則又何說有強為

之說者曰魯史固書之矣至孔子而削之其說不見三傳及諸

子書與兩漢諸儒訓詁孔子易為于魯則削之而于列國仍存

之此俗儒之臆說也人皆知春秋尊宗周莫知春秋尊宗國春

秋以魯為列國之宗而尊之故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董仲

舒亦謂春秋有王魯之文諸儒聞之羣起而譁譎譎謹昨以為

王魯則誠不可匹夫而行天子之事可乎哉且宗國之尊非自

春秋始也古者大史采風獻之天子而魯不陳詩故魯詩列于

頌次周頌而在商頌之上宋為上公又王者之裔故稱商左傳自恨

牟至于商衛吳語掘溝出于商魯之間皆稱宋為商猶在宗國之後則宗國之尊久矣是

以孔子獨尊之以為至尊無弑道故不書弑而書薨不地亦不

葬至尊之體當然故曰魯王禮也天子崩諸侯薨大夫卒春秋諸侯薨皆書卒者臨天下之辭獨魯稱薨者臨一國之辭亦所以尊宗國雖尊宗國之禮如尊宗周而不爲僭焉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四方亂獄莫大于弑君天王先命誅士成之成之者斷之也斷其孰爲首孰爲從而後行刑如負固不服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或正之或殘之春秋九伐之法不行于邦國而誅士亦失其官故君子于宋督弑君特著其法曰會于稷以成宋亂言宋之亂天王不能成而以成之之責子魯明宗國亦得奉天王之命而往成之自是宗周微而宗國亦微顧往朝齊晉及楚而聽命焉四方亂獄莫有往而成之者矣故春秋特一書不再書者以此莊公三十有一年冬十月乙

未子般卒公子慶父如齊明弑子般者慶父也文公十有八年

子卒季孫行父如齊明弑子赤者

左傳謂惡及視二子公羊謂子赤

非獨襄仲

而行父亦與聞焉襄仲欲立宣公叔仲不可不可者獨叔仲一人故身死而名不顯季孫行父魯之正卿也亦如叔仲以爲不可則子赤焉得弑宣公焉得立乎及襄仲死宣公薨行父有憾于襄仲之子歸父而欲去之乃以殺適立庶之臯獨歸襄仲故宣言于朝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臯然則行父當時既知其情兼與其事益明矣子般者孟任之子黨氏之甥慶父弑之而欲自立魯人不從乃如齊謀立閔公閔公者哀姜之姊叔姜之子齊甥也齊人欲立之故慶父如齊殺梁以爲奔失之慶父內有哀姜之援立之惟我弑之惟我及閔公弑而

魯人不服故哀姜孫于邾慶父出奔莒奔則直書奔如齊非奔也季孫行父與襄仲共弑子赤子赤亦齊甥也出姜大歸恐齊人來討故行父如齊春秋書法有離而書者事異而情亦異有連而書者事同而情亦同慶父行父前後如齊皆以子般子赤之卒連而書之者也據經覈傳前後若一其情不更顯乎襄公三十有一年秋九月癸巳子野卒昭公二十有二年王子猛卒君薨稱子某王崩稱王子某皆正也或疑正與故同書非也觀子猛之卒以正則知子野之卒亦正矣此離而書者絕無所牽連何疑之有或曰魯桓非其人曷為以成之之責子之日以成成之之名而反取貽焉春秋固直書之而不諱矣春秋有書一事而兩義並見者類此

皇清經解卷二百二十八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

皇清經解卷二百二十九

學海堂

春秋說

吳惠學士士奇著

隱公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衛州吁弑其君完

庚戌公穀皆作戊申

左傳衛莊公娶於齊曰莊姜無子又娶於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嬀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碻諫弗聽桓公立乃老四年春衛州吁弑桓公而立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

公羊傳曷為以國氏

據齊公子商人氏公子

當國也

注云與段同義日者從外赴辭

以賊聞例言以賊弑君聞於天子諸侯例日

穀梁傳大夫弑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弑而代之也

桓公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左傳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

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

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弑其君

公羊傳及者何累也

注云累累從君而死齊人語

弑君多矣舍此無累

者乎曰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

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

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

而弑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

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

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

穀梁傳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孔

父之先死何也督欲弑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父孔

父聞也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

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

累猶及也以君而累及其

臣也何范注皆非

孔氏父字諡也

生字死諡生則父字之死則君諡之一也殤公死故遂以字為

諡或曰其不稱名蓋為祖諱也孔子故宋也

莊公

八年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左傳初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戌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

代期成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襄公之母弟夷仲
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繼之二
人因之以作亂連稱管至父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
貝丘反遂弑之而立無知

穀梁傳大夫弑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弑而代之也

十有二年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左傳十二年秋宋萬弑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
之遇太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

公羊傳及者何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
其不畏彊禦奈何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
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爲大夫於宋與閔公博婦人

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
君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妒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
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弑
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劒而叱之萬臂撥仇牧側手碎其首
齒著乎門闔闔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
穀梁傳宋萬宋之卑者也卑者以國氏及以尊及卑也仇
牧閑也

僖公

九年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殺公羊作弑

左傳晉獻公卒里克平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
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冬

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

公羊傳此未踰年之君其言弑其君之子奚齊何殺未踰年君之號也何注不月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

穀梁傳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國人不子何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

十年春王正月晉里克弑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杜預注弑卓在前年而以今春書從赴非也踰年稱君春秋大義若卓弑在前年書法當與奚齊同不應頓異

公羊傳及者何賢也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其不食其言奈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傳焉驪姬者國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于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傳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知其不可與謀退弑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弑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文公

元年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髡左傳作顛

左傳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讒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

職而黜大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也告其師潘崇曰若
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
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
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
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縊諡之
曰靈不瞑曰成乃瞑穆王立

穀梁傳曰髡之卒所以謹商臣之弑也夷狄不言正不正
十有四年九月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董仲舒曰春秋痛之
中有痛者晉驪姬謀
而三君死申生奚齊卓子是也惡之中有惡者已立之已殺
之齊公子商人是也故晉禍痛而齊惡重春秋傷痛而疾重
是以奪晉子繼位之
辭予齊子成君之號

左傳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

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夏五月

昭公卒舍即位秋七月乙卯夜商人弑舍而讓元元惠公
商人兄

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

爾爲之九月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

公羊傳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弑其君舍何已立之已殺

之成死者而賤生者也何注商人本正當立非也何休不
信左傳故造爲異說公羊傳云成

死賤生安見商人之爲正乎愚謂猶魯慶父

立閔公卽慶父弑閔公故曰已立之已殺之

穀梁傳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

之弑也商人其不以國氏何也不以嫌代嫌也上嫌謂商
人有當國

之嫌下嫌謂舍有未宋人弑
其君梓

成君之嫌范注誤

白亦不日穀

梁之說非也

十有六年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七年宋人殺其大

大夫司馬

左傳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桓鮑之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司城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以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

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周禮稱人掌丘乘之政古乘與

甸通帥甸者稍人也杜預注誤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

道也文公即位

公羊傳弑君者曷為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

十有八年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左傳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閭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歜以扑扶職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

冬十月莒弑其君庶其

左傳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于善而皆在于凶德是以去之

公羊傳稱國以弑何稱國以弑者衆弑君之辭

宣公

二年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臯公羊作律

左傳乙丑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

公羊傳親弑君者趙穿也故爲加之趙盾不討賊也何以謂之不討賊晉史書賊曰趙盾弑其君夷律趙盾曰天平無辜吾不弑君誰謂吾弑君者乎史曰爾爲仁爲義人弑爾君而復國不討賊非弑君而何

穀梁傳穿弑也盾不弑而曰盾弑何也以臯盾也其以臯

盾何也曰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九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於郊趙穿弑公而後反趙盾史狐日子爲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弑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故書之曰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四年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左傳鄭靈公欲殺子公

公子宋也事詳於傳

子公與子家謀先

子家公子

歸生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臯也

十年五月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成公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十七年十二月晉殺其大夫卻詵卻

州蒲蓋樂書先殺三卻後殺胥童方三卻之死也胥童及長魚矯以甲劫樂書中行偃於朝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余不忍也矯曰人將忍君遂出奔狄於是書偃遂殺胥童而弑厲公焉樂書怨卻至且忌其才故先殺三卻則道君爲亂者非書而誰故春秋兩書殺其大夫然後書弑其君則殺大夫及弑君者實樂書一人而已非所謂欲蓋而彌章者哉左傳雖歸臯於胥童仍不掩樂書之惡可謂春秋之信史矣宋人殺其大夫宋人弑其君杵臼春秋三書人晉殺其大夫晉弑其君州蒲春秋三書晉明殺大夫者卽弑君之賊也後之學者詳焉

左傳公遊于匠麗氏樂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甸士甸
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
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
君焉用厥也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樂書中行偃使程
滑弒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

襄公

二十有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左傳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
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遂取之取古文娶莊公通
焉驟如崔氏夏五月甲戌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
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

人賈舉止眾從者而入閉門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
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
於公宮陪臣干楸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
反隊遂弒之

穀梁傳莊公失言淫於崔氏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左傳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孫文子在戚
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
克伯國傷孫襄甯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
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剽字及大子角書曰甯
喜弒其君剽言臯之在甯氏也公羊以剽之立未有說不言剽之立者以惡衛侯也

穀梁傳此不正其日何也殖也立之喜也君之正也

二十有九年夏五月庚午闔弑吳子餘祭

左傳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闔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闔以刀弑之

公羊傳闔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刑人則曷爲謂之闔刑人非其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

穀梁傳闔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闔不得齊于人不稱其君闔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闔弑吳子餘祭仇之也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左傳蔡景侯爲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弑景侯

穀梁傳其不日子奪父政是謂夷之

三十有一年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左傳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與旣立展與又廢之犁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與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與吳出也書曰莒人弑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莒展與弑其君而自立經書莒人莫知其說闕疑可也劉原父攻之殊失闕疑之義

昭公

十有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楚公子弃疾殺公子比殺公羊作弑

左傳觀起之子從在蔡以蔡公弃疾之命召子于比公子子皙

黑肱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於鄧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弃疾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以入楚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公子弃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觀從謂子干曰不殺弃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觀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侯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弃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二子皆自殺丙辰弃疾卽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

公羊傳此弑其君其言歸何歸無惡於弑立也歸無惡於弑立者何靈王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弃疾脅比而立之然後令于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眾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其意不當也其意不當則曷爲加弑焉爾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弑何言將自是爲君也

穀梁傳當上之辭也當上之辭者謂不稱人以殺乃以君殺之也討賊以當上之辭殺非弑也比之不弑有四取國者稱國以弑楚公子弃疾殺公子比比不嫌也春秋不以嫌代嫌弃疾主其事故嫌也

十有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冬葬許悼公

左傳許悼公瘞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大子奔晉書

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弑也曷爲不成于弑止
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爲加弑焉爾譏子道
之不盡也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弑焉爾曰許世子
止弑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
也赦止者免止之臯辭也

穀梁傳曰弑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弑也不弑而曰弑責止
也止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歆飭
粥嗑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卽止自責而責之日卒

時葬不使止爲弑父也

二十有七年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左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
圍潛楚救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
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
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鉞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
者坐行而入執鉞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僞足疾入
于堀室縛設諸寘劒於魚中以進抽劒刺王鉞交於胷遂
弑王

定公

十有三年冬薛弑其君比

哀公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弑蔡侯申弑左公二蔡公孫辰出奔

吳

左傳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二年

一月蔡遷于州公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以兩矢

門之眾莫敢進文之錯後進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錯

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

姓公孫吁經書蔡公孫辰出奔吳明弑蔡侯申者公孫辰

也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二人皆辰之黨可知

公羊傳弑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弑何賤乎賤者也

賤乎賤者孰謂謂臯人也公羊不信國史亦不詳玩經文止据師傳而說故其失如此

穀梁傳稱盜以弑君不以上下道道也內其君而外弑者

不以弑道道也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非所取而

取之謂之盜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之盜

六年秋七月庚寅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茶公羊作舍

左傳八月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遂行逮夜至于齊國人

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

之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嬖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

于句簣之丘公使朱毛遷孺子于貽不至殺諸野幕之下

葬諸父昌淳

公羊傳弑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

言之何為諉也此其為諉奈何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

迎陽生于諸其家

何注于諸寅也齊人語

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

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于

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為甲請以示焉諸大

夫皆曰諾于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雷諸大夫見之

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闐然公子陽生也

闐丑鳩反又丑今反見類說文引公

羊作覲然注云覲暫見也

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

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是往弑舍

穀梁傳陽生入而弑其君以陳乞主之何也不以陽生君茶

也其不以陽生君茶何也陽生正茶不正不正則其曰君何

也茶雖不正已受命矣入者內弗受也茶不正何用弗受以

其受命可以言弗受也陽生其以國氏何也取國于茶也

春秋之初四方亂獄未聞告亂于宗周猶來告亂于宗國隱公

四年春衛州吁弑其君衛人來告亂蓋以魯為列國之宗而來

告也隱公不能會諸侯往而成之則宗國之微自隱公始桓公

二年宋督之亂亦來告可知桓公乃假成之之名而取賂焉由

是宗國益微不可復振矣宋兩弑君

宋督一宋萬

晉一弑君

卓凡三

書及所以旌死難之臣也魯弑子赤曷為叔仲惠伯不書於春

秋叔仲惠伯者子赤之傅也公子遂欲立宣公叔仲不可其不

可奈何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曰君幼如之何叔仲曰吾

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故先殺叔

仲而後弑子赤使叔仲生而存則子赤不可得而弑也叔仲可

謂義形于色矣然則曷為不書于春秋春秋尊宗國君弑則隱

而不書故叔仲惠伯亦不得牽連而書說者謂死無補于君故
不書則孔父仇牧荀息有何補于君而書於冊哉然則曷為不
書卒書卒則無以表其節也且書卒則嫌與公子牙同故不書
然則曷為不書刺大夫命於天子不得專殺故列國殺大夫雖
有罪亦直書以譏之惟魯殺大夫則書刺所以尊宗國故曰君
臣未嘗相弑也謂君不稱弑臣不言殺也刺者有辜乃刺之雖
無辜亦必有說如不卒則又何說而刺叔仲惠伯乎此叔彭生
死難之節所以不著於春秋雖闕於經而特詳於傳所以發潛
德之幽光也或謂齊召忽傅子糾魯叔仲傅子赤此兩人之死皆所謂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其說信乎曰否不然子糾非君亦非適故召忽不得為死難之臣子赤乃文公之適文公薨而子赤既為君矣死君難義也或又從而訾之俗儒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此哉弑君曷為或稱名或稱國稱國謂專國

者晉之專國者樂書故稱國樂書弑厲公猶趙盾弑靈公盾直
稱名書獨隱其名而稱國則晉之董史失其官矣董史失其官
曷為孔子不正之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又曰其文則史
其義則丘竊取之然則其義安在稱國者其義不稱名者其文
仍其文而存其義弑州蒲者樂書弑庶其者莒僕弑王僚者吳
光皆稱國獨薛無史薛弑其君比則未有聞焉人皆知卻至之
伐莫知樂書之姦左氏雖虛張卻至之伐仍不能掩其忠雖盛
稱樂書之美仍不能掩其惡成公十有七年十有二月晉殺其
大夫卻錡卻犇卻至穀梁子曰自禍於是起矣三卻不死厲公
不弑樂書所畏而忌者惟卻至耳殺三卻者非胥童乃樂書也
鄆之戰樂書請俟齊魯之師卻至獨以為不可楚有五間急擊

勿失於是敗楚師於鄢陵樂書是以畏而忌之既戰獲楚公子
發鉤樂書陰誘發鉤使讒卻至由是發鉤如其言以告厲公公
問樂書書曰臣固聞之且云卻至欲爲難使卻犖緩齊魯之師
而已勸君戰戰敗將納孫周公惑之乃使卻至聘于周時值公在周
而書又陰使人說孫周使見卻至卻至不知其謀而見孫周公
使覘之以爲信遂使胥童殺三卻卻錡欲以其黨攻公卻至不
可至死不敢爲難奉君命也可不謂忠乎樂書既殺三卻遂弑
厲公乃納孫周而立之是爲悼公欲爲難而立孫周者書之志
也顧以此誣卻至卻至死而其志得行處心積慮十餘年而後
成其姦甚矣故春秋數稱晉樂書帥師一救鄭成公六年一侵蔡八年
一伐鄭九年明專國也及厲公死十有八年而書乃弑君之賊其名絕

不復見矣晉人不知其姦反頌其德比之召公而書之惡仍不
可掩故餘殃終及其孫事詳內外兩傳而我特斥其惡者所以
誅姦諛於既死也穀梁謂弑君賤者窮諸人言稱人者賤之文
公十有六年冬宋人弑其君杵臼杵臼者宋昭公弑昭公者乃
其君祖母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古乘與甸通周禮稍人掌丘
乘之政帥甸猶帥乘是時昭公田孟諸故襄夫人使稍人帥乘
攻而殺之稍人乃下士謂之賤可以君祖母之尊又王姬之貴
號令於其國國人莫敢不從而謂之賤可乎自古婦人不與國
政婦人而與國政者未有不亡國敗家者也宋平公殺其子可
直斥宋公襄夫人殺其孫不可直斥君祖母直斥君祖母則名
不正而言不順辭窮故稱人以賤之以君祖母王姬之尊且貴

而與賤者同辭此春秋之特筆後世君母臨朝而擅廢置其君之柄者亦當以春秋爲鑒焉宋昭公無道傳無實蹟晉厲公無道外傳謂無德而功烈多服之者眾晉靈公不君旣無德亦無功服之者寡故力不能殺趙盾厲公力能殺欒書而惑於其姦猶豫不決災及其身且趙盾數諫靈公而欒書未聞一言規誨故趙盾猶不失爲賢大夫欒書之姦如後世魏之司馬懿父子故愚表而出之以待後之學者文公十有四年九月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此未踰年之君也曷爲直稱君踰年稱君者緣孝子之心不忍當君位也在朝之臣固已北面稽首而君之矣一國之人亦莫不奉以爲君其誰曰非君也然則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曷爲不直稱君而曰君之子奚齊不正獻公殺其世子

又逐其二子而立奚齊國人譁然不服莫以爲君在朝之臣亦

未聞有君之者君之者惟荀息一人而已故春秋特書君之子

言獻公以爲子國人不以爲君也公羊謂弑未踰年君之號失

之然則里克殺卓子曷爲直稱君踰年矣雖不正安得不稱君

殺奚齊在僖公九年冬弑卓子在十年春王正月

左氏以爲殺奚齊在僖公九年冬十

月弑卓子在是年十一月似傳誤當舍傳從經或云傳據夏時

經從周麻吾未之前聞哀公四年春盜弑蔡侯申蔡公孫辰出

奔吳明弑蔡侯申者公孫辰也傳稱公孫翩明辰使翩弑之此

連而書者與魯慶父弑閔公宋萬弑殤公同而經稱盜何也蔡

人以盜赴故稱盜又蔡昭公將如吳明不在國而在塗則其稱

盜也亦宜傳稱文之錯殺公孫翩經書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

孫霍明皆辰之黨而辰獨出奔譏失盜也左傳謂蔡人逐之則慶父亦魯人逐之可知不殺之而逐之是為逸賊宋萬出奔陳宋人力不能討也故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毫宋萬之黨帥師圍毫而蕭叔大心與羣公子以曹師討之仍不能殺萬使萬逸奔陳春秋猶書以示譏魯季友力能討慶父乃不討而緩追逸賊使慶父出奔莒君子謂季友有無君之心當坐與聞乎弑之臯雖酖叔牙縊慶父其功未足以掩其臯也公羊以為親親之道既名為賊何謂親親失之甚矣穀梁子曰君弑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季友志立僖公其志同乎慶父故魯之亂實季友養成之又為叔牙慶父立後是為三桓其後遂四分公室行王者作其能免于戮乎襄公二十有九年闔弑吳子餘祭不

稱盜而稱闔何也周禮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明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皆刑人也守門謂之闔左傳謂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闔明非刑人乃俘囚安知其非謀也故春秋備書之以為戒云許世子止已見易說故于此不復說

隱公

隱公三年周平王之五十一年

二年三月庚戌天王崩

杜預曰周平王也襄二十九年傳曰鄭上卿有事使印段如周會葬今不

書葬魯不會

左傳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

公羊傳曷為或言崩或言薨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

卒士曰不祿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左傳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使公子馮出

居于鄭

馮穆公子莊公

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

穀梁傳諸侯日卒正也

冬十有二月癸未葬宋繆公

繆左傳作穆古通用

公羊傳葬者曷為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日渴葬也

渴猶急也

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

慢不以禮

過時而日隱之也

隱猶痛也

過時

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

得葬也此當時何危爾宣公死繆公立

繆公者宣公之弟舍其子而立弟

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曰吾立乎此攝也終致

國乎與夷

宣公之子

莊公馮弑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

公為之也

穀梁傳日葬故也危不得葬也

元年左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

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

四年春王二月戊申衛祝吁弑其君完

五年夏四月葬衛桓公

左傳夏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

衛人殺祝吁而立晉亂定乃葬桓公

穀梁傳月葬故也

七年春王三月滕侯卒

晉獻公惠公未嘗同盟而卒名赴於周也宿男同盟滕侯杞子來朝而卒

不名國小而微不能上達於天子故不名君前臣名臣死赴於君必稱名古今之通義也或云臣子赴君父以名夏殷之禮周人諱名其赴必不以名不以名者謂赴於同盟之國也安有赴於天子而不以名者乎其說不通

左傳七年春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

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

公羊傳何以不名微國也微國則其稱侯何不嫌也春秋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

穀梁傳滕侯無名少曰世子長曰君狄道也其不正者名也

八年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穀梁傳諸侯日卒正也

辛亥宿男卒

穀梁傳宿微國也未能同盟故男卒也

八月葬蔡宣公

公羊傳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

卒當赴告天子君前臣名而葬從

主人

不赴告天子故從臣子辭

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

赴天子

而葬不

告

不告天子

穀梁傳月葬故也

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不書葬傳見前

桓公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左傳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也於是陳亂

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

佗桓公弟五父也免桓公太子公疾病而亂

作國人分散故再赴

陳亂先伏于隱之七年十二月作于桓之五年正月六年秋經書蔡人殺

陳佗而立厲公甲戌己丑前後相距十六日

異月同杜預以為日異月亦異長麻焉足信乎

公羊傳曷為以二日卒之愆也

愆者狂齊人語甲戌之日亡己丑

之日死而得

死即屍見漢書謂甲戌亡

君子疑之故以二

日卒之也

穀梁傳鮑卒何為以二日卒之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

二日以包也

夏葬陳桓公

明陳佗葬之而魯會葬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

穀梁傳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

十有一年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桓王十九年

秋七月葬鄭莊

公

十有二年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厲公也何休以為佗子

冬十有一月丙

戌衛侯晉卒

上有丙戌此重書

穀梁傳再稱日決日義也

十有三年三月葬衛宣公

十有四年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十有五年三月乙未天王崩

桓王崩莊王立桓王在位二十三年崩魯桓十六年莊王元年

在位十有五年魯莊之十有二年莊王崩魯莊之十有三年釐王元年在位五年崩春秋崩葬皆闕杜預以為王室微弱不能下達諸侯非也或謂莊釐崩葬孔子削之其說尤悖為此說者以齊桓尊王為虛文春秋辨名實無實而有名故削之以齊桓尊王為虛文可也乃并其虛文而去之可乎如其說吾恐裂冠毀冕拔本塞源必將無所不至矣且不貶齊桓反削天王之崩葬不亦悖乎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十有七年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癸巳葬蔡桓侯

春秋

外諸侯卒稱名臨天下之辭及其葬也稱公臨一國之辭學者好異說以蔡桓稱侯為得禮郢書燕說我無取焉經文之誤其理易知故不復辨

十有八年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

桓公

莊公

莊公元年
莊王四年

元年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冬十有二月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莊王六年

左傳緩也

七年乃葬
故曰緩

公羊傳此未有言崩者何以書葬蓋改葬也

案宣三年書
改卜此何不

書改葬

穀梁傳曰改葬也改葬之禮總舉下綱也或曰卻尸以求
諸侯天子志崩不志葬必其時也何必焉舉天下而葬一

人其義不疑也志葬故也危不得葬也曰近不失崩不志
崩失天下也

八年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九年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凡諸侯葬皆曰葬某國某公趙
匡曰志我大夫之往會也莊九

年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先是夏公伐齊後是八月復及齊
師戰我大夫不往會可知然則春秋亦有不往會而書葬者
矣趙匡又曰會葬禮也凡卒不書葬者皆譏內之不齊齊
襄與我不共戴天之讐我大夫往會其葬可謂禮乎然則齊
襄何以書葬齊人討賊而葬其君我雖不往亦書葬春秋天
子之事也趙匡以爲魯史故有我不往會不書葬之說豈其
然

十有六年冬十有二月邾子克卒

釐王四年也明年王崩魯
莊十七年惠王立魯莊十

八年惠
王元年

穀梁傳其日子進之也

二十有一年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惠王四年冬十有二月葬鄭

厲公

二十有三年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葬曹莊公

二十有五年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三十有一年夏四月薛伯卒

三十有二年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閔公

閔公元年惠王十有六年

元年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二年秋八月公薨不地不書葬與隱公同

僖公

四年夏許男新臣卒八月葬許穆公

左傳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于朝會加

一等死王事加二等于是有以衮斂

穀梁傳諸侯死于國不地死于外地死于師何為不地內

桓師也

七年秋七月曹伯班卒冬葬曹昭公

八年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惠王在位二十五年崩

左傳七年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

喪而告難于齊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

發喪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襄王元年

左傳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日子凡在

喪王曰小童公侯日子

公羊傳何以不書葬為襄公諱也

襄公背殯為無哀是則然矣書卒不書葬是愈

彰其辜也又焉能諱之

九月甲戌晉侯詭諸卒

案是年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甲戌晉侯詭諸卒此公羊經文也左穀

二家甲戌誤為甲子杜預妄為之說孔氏亦附會而妄為之疏不滿一笑

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夏四月葬陳宣公

十有四年冬蔡侯肸卒

穀梁傳諸侯時卒惡之也

康信云肸父哀侯為楚所執肸不附中國常事父讐故惡之

十有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穀梁傳此不正其日之何也其不正前見矣其不正之前

見何也以不正入虛國故稱嫌焉爾

十有八年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二十有三年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左傳夏五月宋襄公卒傷于泓故也

公羊傳何以不書葬盈乎諱也

穀梁傳不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

是棄其師也為人君而棄其師其民孰以為君哉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莊二十七年稱伯今稱子蓋為時王所黜

左傳杞成公卒書日子杞夷也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

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亦書之

謂未同盟不然則否

辟不敏也

二十有四年冬晉侯夷吾卒

文公定位而後告喪

二十有五年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秋葬衛文公

二十有七年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二十有八年六月陳侯款卒

三十有二年夏四月己丑鄭伯接卒

接左穀二傳皆作捷冬十有二月

己卯晉侯重耳卒

三十有三年夏四月癸巳葬晉文公

穀梁傳曰葬危不得葬也

冬十有二月乙巳公薨于小寢

穀梁傳小寢非正也

文公

文公元年襄王二十有六年

元年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左傳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

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

或云緩作主謂文二年作主故曰緩此說是也杜預乃云僖公薨在

前年十一月經書十二月為誤僖公十月如齊十二月至自齊於是月乙巳日薨何誤之有杜預本不知麻乃依春秋所書日月作長麻及求之不合乃云是月失問求之又此故改經以就其說妄之妄者也

五年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冬十月葬晉襄公

七年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何注不書葬坐殺大夫不日者內娶略

左傳宋成公卒昭公即位而葬觀傳似宋亂故不書葬

八年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襄王在位三十有三年崩頃王立文九年頃王元年

九年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八年冬公孫放如京師弔周喪也不至而後奔莒故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左傳莊叔如周葬襄王

公羊傳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則書何注謂使大夫往也惡文公不自往故書葬以起大夫會之

穀梁傳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其道不疑也志葬危不得葬也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楊士勛曰春秋之世有上

二王志崩者九書葬者五王室不赴諸侯不赴故也志葬九者平王桓王惠王襄王匡王定王簡王靈王景王書葬五者桓王襄王匡王簡王景王其葬王僖王頃王三者不志崩明王室不赴

秋八月曹伯襄卒冬葬曹桓公

十有三年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邾子貜條卒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

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則魯不會葬可知

十有四年

是年頃王崩在位六年左傳頃王崩周公闕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不赴則不書懲不敬也

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不書葬者潘立儲嗣不明至使臨葬更相篡弑或云商人乃桓公子而何休云

作欲立舍作欲立商人似以商為昭公子何氏不信左傳故也

十有八年

匡王四年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秦伯罃卒六月

癸酉葬我君文公

宣公

二月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匡王在位六年崩定王立

三年春王正月葬匡王

四月而葬速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

繆公

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稻卒

世本秦共公

皇清經學

卷一百一十九

惠學士春秋說

錄

九年九月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何氏休謂不書葬者故簒也

公羊傳扈者何晉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

卒于會

九月會于扈

故地也未出其地故不言會也

穀梁傳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竟也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十年夏四月己巳齊侯元卒六月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十年五月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公羊傳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

十有四年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秋九月葬曹文公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申卒夏葬

許昭公葬蔡文公

十有八年秋七月甲戌楚子旅卒

旅穀梁作呂

公羊傳何以不書葬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成公

成公元年定王十有七年

元年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二年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庚寅衛侯遫卒

遫左穀二傳作速

左傳八月宋文公卒九月衛穆公卒

三年春王正月辛亥葬衛穆公二月乙亥葬宋文公

四年三月壬申鄭伯堅卒夏四月葬鄭襄公

五年冬十一月己酉天王崩

定王在位二十一年崩簡王立

左傳十一月己酉定王崩

經葬卒盟在後傳在前必有一誤

六年夏六月壬申鄭伯費卒

左傳鄭悼公卒

九年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十年五月丙午晉侯獯卒

何氏云不葬者殺大夫趙同趙括

十有三年夏五月曹伯廬卒于師

是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而不言其地故曰卒于師

左傳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

穀梁傳閔之也公大夫在師曰師在會曰會

冬葬曹宣公

穀梁傳葬時正也

左傳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侯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臯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莒子書卒者二弒者二皆不書葬

冬十月庚

寅衛侯臧卒秦伯卒

桓公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夏六月宋公固卒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穀梁傳月卒日葬非葬者也此其言葬何也以其葬共姬不可不葬共公也葬共姬則其不可不葬共公何也夫人之義不踰君也為賢者崇也

十有六年夏四月辛未滕子卒左傳滕文公卒何氏休曰滕始卒于宣公日于成公不名

邾婁始卒于文公日于襄公名俱葬于昭公是以知滕小

十有七年十有二月丁巳朔邾子貜且卒

十有八年簡王十有三年○竹書簡王十三年楚共王會宋平公于湖陽案左傳是年楚子伐宋取朝邾侵城邾取幽丘伐彭城而納魚石焉未聞與宋平公會于湖陽也八月己丑公薨于路寢十有

二月葬我君成公

襄公
元年九月辛酉天王崩簡王在位十有四年崩靈王立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六月庚辰鄭伯貜卒

四年春王二月己酉陳侯午卒秋七月戊子葬陳成公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秋葬杞桓公

左傳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孔疏傳二年三年杞成公

卒用夷禮書杞子卒不名世本杞桓公乃成公之弟成公卒而桓公立至此七十一年

七年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

鄆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卒于鄆髡頑公穀二傳作髡原鄭二傳作操○鄭僖公

之卒于鄆也三傳皆言弑而春秋不書何也春秋天子之事直書弑其君者春秋臨天下之辭不然一國之至尊本無弑道安得直稱弑哉故告則書不告則否告者告亂也必先告于天子及同盟之國天子必先命討十往而成之成之者聽而斷之然後首從分焉如晉弑靈公趙盾為首趙穿為從書其首不書其從故曰晉趙盾弑其君夷臯如首從未分則稱國弑其君庶其晉弑其君州蒲是也如其首賤者稱人賤之賤者稱盜如不告亂而告終則因其赴辭而書卒豈獨鄭僖一人而已乎

八年夏葬鄭僖公

左傳鄭僖公將會于鄆子駟相及鄆子駟使賊夜弑僖公

而以瘧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僖公

公羊傳操者何鄭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

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孰弑之其大夫弑之曷為不言其大

夫弑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鄭伯將會諸侯于鄆

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

大夫曰以中國為義則伐我喪據城虎牢以中國為彊則不若

楚於是弑之鄭伯髡原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于舍而卒也

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賊未討何以書葬為中

國諱也

穀梁傳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也致其志也禮諸侯不生

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為加之如會之

上見以如會卒也其見以如會卒何也鄭伯將會中國其

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弑而死其不言弑何也不使夷狄之

民加乎中國之君也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竟也日卒時

葬正也

十有二年秋九月吳子乘卒何氏休曰至此卒者與中國會

楚
同本在楚後卒皆不日吳遠于

左傳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

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為諸

姬臨於周廟為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

十有三年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楚此王

十有五年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左傳秋邾人伐我南鄙十五年秋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

莒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十六年春葬晉

悼公平公即位改服修宮烝于曲沃用表禮壞杜預謂既葬除喪悖甚矣晉

守而下會于溴梁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犁比公且曰通齊

楚之使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睭卒

左傳作經

十有八年冬十月曹伯負芻卒于師

是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等同圍齊

而不言其地故曰卒于師

穀梁傳閔之也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葬曹成公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左傳夏五

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即位是時齊亂太子光位定而後發喪

冬葬齊靈公

二十有三年三月己巳杞伯句卒夏葬杞孝公

左傳二十三年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徹樂非

禮也禮為鄰國闕

二十有五年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

左傳吳子諸樊伐楚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

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吳子門焉牛臣隱于短牆以射

之卒

穀梁傳以伐楚之事門于巢卒也于巢者外乎楚也

不在楚

門于巢乃伐楚也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

者見以伐楚卒也其見以伐楚卒何也古者大國過小國

小國必飾城而請臯禮也吳子謁伐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創反舍而卒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非巢之不飾城而請臯非吳子之自輕也

二十有六年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冬葬許靈公是冬楚陳侯伐鄭而葬許靈公

左傳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八南里墮其城涉于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汜而歸而後葬許靈公

二十有八年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靈王在位二十有七年崩景王立左傳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散書之以懲過也乙未楚子昭卒楚康王晉博士謝攸孔繁以爲乙未閏月之日

范甯亦云然

二十有九年夏五月庚午衛侯伋卒秋九月葬衛獻公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冬十月葬蔡景公

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辭也穀梁傳不日卒而月葬不葬者也卒而葬之不忍使父失民於子也

三十有一年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左傳公作楚宮何氏休曰公朝楚好其宮歸而作之故名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

昭公昭公元年景王四年

元年六月丁巳邾子華卒秋葬邾悼公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麇公殺二傳作卷○使赴于鄭曰共王之子圖爲長此告終稱嗣之辭

左傳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弑之荀子曰以冠纓絞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廐尹子皙出奔鄭殺大宰伯州犂于邲葬王于邲謂之邲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原公羊作泉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五年秋七月戊辰秦伯卒

公羊傳何以不名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其名何據嬰稻以嫡立嫡得之也獨嬰稻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葬秦景公夏葬杞文公

七年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八年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是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左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畱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畱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畱夏四月辛亥哀公緡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葬陳哀公滅國不葬陳哀公獨書葬似楚靈葬之而告於諸侯也左傳以爲陳之臣袁克葬之亦必有據蓋袁克請于楚而楚許焉則仍楚葬之矣

左傳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經書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九
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悼太子之子圍陳宋戴惡會之冬

十一月壬午滅陳興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楚人將殺之請寘之既又請私私於幄加經於顙而逃

穀梁傳不與楚滅閔公也滅國不葬閔之故書葬以存陳

十年秋七月戊子晉侯彪卒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十有二年三月壬申鄭伯嘉卒五月葬鄭簡公

十有三年冬十月葬蔡靈公先是八月蔡侯廬歸于蔡

左傳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平王卽

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太子太子有之子廬平侯歸于

蔡禮也悼太子隱師之子吳惠歸于陳禮也冬十月葬蔡靈

公禮也

穀梁傳變之不葬有三失德不葬弑君不葬滅國不葬然且葬之不與楚滅且成諸侯之事也

十有四年三月曹伯滕卒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十有六年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九月季孫意如如晉冬十

月葬晉昭公左傳秋八月晉昭公卒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秋葬曹平公

二十年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二十有二年夏四月乙丑天王崩景王在位二十有五年崩王子猛立未踰年卒敬王

立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左傳王子朝有寵於景王欲立之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

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

單劉不欲立子朝

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

錡氏六月丁巳葬景王

是時王室亂葬故速

二十有三年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二十一年冬蔡侯朱出奔楚左傳謂費無

極取貨于東國而令蔡人出朱而立之東國者隱太子之子平侯之弟朱之叔父也東國既立不知何故卒于楚左氏無傳何氏謂東國篡立故不書葬穀梁二十一年冬蔡侯東出奔楚經文與二傳異且云東者東國也似東出奔楚故卒于楚雖於經文為順然以東為東國亦未安左氏據國史作傳必非臆說當從之

二十有四年秋八月丁酉杞伯郁釐卒冬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宋地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左傳楚平

王卒乃立昭王

二十有七年冬十月辛酉午卒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六

月葬鄭定公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冬葬滕悼公

寧公羊皆作甯

三十年

敬王八年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

三十有一年

晉定公元年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秋葬薛獻公

三十有二年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定公

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

公

三年三月辛卯邾子穿卒秋葬邾莊公

皇清經解

卷二百十九

惠學士春秋說

三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六月葬陳惠公五月杞伯成卒于會三月杞伯與諸侯會于名秋七月葬杞悼公

八年三月曹伯露卒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葬曹靖公九月葬陳懷公

九年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六月葬鄭獻公秋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

十有四年五月於越敗吳于醉李吳子光卒

醉左傳穀梁作橋

十有五年

敬王二十有五年

夏五月壬申公薨于高寢九月丁巳葬

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稷乃克葬

是年五月邾子來奔喪九月滕子來

會葬公羊云奔喪非禮也何氏依日禮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諸侯薨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邦婁與魯無服故以非

禮書稷左氏公羊皆作是

左傳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

穀梁傳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

哀公

二年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冬十月葬衛靈公

三年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四年春王三月庚戌葬秦惠公

是月庚戌盜殺秦侯申秋八月十有二月葬秦昭公

月甲寅滕子結卒冬十有二月葬滕頃公

五年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閏月月閏葬齊景公

公羊傳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

謂喪服大功以下當以閏數喪

曷為以閏數喪數略也

以恩殺并數閏

穀梁傳不正其閏也

閏乃附月之餘喪事不數

六年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八年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十年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左傳齊人弑悼公

五月葬齊悼公薛伯

夷卒秋葬薛惠公

十有一年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十有三年夏許男戊卒

戊左氏穀梁作成

秋葬許元公

敬王三十有九年哀公十

有四年獲麟之歲也

春秋終始十三王始于平王之四十九年終于敬王之三十九年志崩九志葬五崩葬全闕者三凡十二王敬王享國四十四

年崩葬在春秋後故不數而釐王三年齊桓始霸其崩也當魯

莊之十七年齊桓會諸侯于葵丘而春秋不志崩安見其尊周室也不

志崩者諸侯不奔喪不志葬者諸侯不會葬莊王釐王惠王皆

當齊桓之時莊王十二年魯莊之九年齊桓得國魯莊十二年

莊王崩是時霸圖方始未見信於諸侯及十三年會于北杏而

諸侯猶疑之未暇謀王室也故前年莊王之崩春秋不志北杏

之會皆諸侯而貶稱人及釐王四年魯莊之十六年諸侯同盟

于幽霸業成矣

莊十五年當釐王三年諸侯會于鄆左傳曰十五年春復會焉齊始霸也

乃有心于

糾合全無志于尊周故魯莊十七年釐王之崩春秋仍不志穀

梁子曰不志崩失天下也周失天下其存者惟號與祭實賴齊

桓扶持而推戴之乃莊釐兩王未聞推戴及其崩也既不會葬

復不奔喪則齊桓之志荒矣

何以知之以春秋不志崩知之魯人不往故不志崩齊爲盟主齊人

往魯人安敢不往而春秋焉得不書于策哉

傳曰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豈其然乎

及魯僖八年惠王之崩也始志于春秋故傳曰盟于洮謀王室也則前此未暇謀王室益信而惠王之崩春秋惟志崩而不志葬則我不能無疑焉穀梁謂天王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其義不疑也危不得葬故志葬此曲護齊桓而爲之說如其說則惠王崩有太叔帶之難襄王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定位而後發喪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可謂危不得葬矣曷爲而不志葬哉文九年莊叔如周葬襄王何氏休謂惡文公不自往而使大夫往會然則不志葬者皆魯侯自往故不使大夫往會乎春秋何不一書之以爲後法襄三十二年公薨滕子來

會葬定十五年公薨邾子來奔喪滕子來會葬皆書于冊何氏休又謂此以非禮書禮惟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自隱至哀未見有奔天子之喪而會其葬者則又何說曰此常事不書過時書不及時書我有往者則書莊二年葬桓王七年乃葬此過時書宣三年葬匡王四月而葬襄元年葬簡王五月而葬昭二十二年葬景王三月而葬此不及時書襄二十八年左傳鄭使印段如周葬靈王此我無往者故不書昭二十二年叔鞅如周葬景王此我有往者故書我不知魯無往者爲禮乎抑魯有往者爲禮乎穀梁子曰周人有喪魯人亦有喪周人往而魯人不往周人曰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必親之者也然則諸侯有喪未葬而天王崩不得奔喪亦不

得遣使故將奔天王之喪有不及時而葬者禮惟祀上帝越紼
行事奔喪必踰時而後返故不得越紼而行吾聞盟主會諸侯
有肯殯而往會之未聞天王崩有肯殯而往奔之蓋春秋徒知
有盟主不知有天王久矣而漢儒之議禮者又云天子崩諸侯
奔喪分為三部有先奔者有中來者有在後而會送者三部之
外又有居其國竭盡所供以助喪事者春秋平王崩隱不歸賻
襄王崩文不貢金貨財曰賻求金猶求賻安得有竭盡而供喪事者哉我
以為天王之喪春秋不志葬并不志崩者傷天下之無王也周禮壞左傳據春秋實事故天王之喪使大夫往身不自行杜預以為禮失之甚春秋有臨天下之辭有臨一國之辭有臨一家之辭臨一家者大夫之事臨一國者諸侯之事臨天下者天子之事諸侯不生名死則名之
失國名如紀侯大波

同姓名如衛侯燬

此臨天下之辭也葬則雖伯子男皆稱公此臨一家

一國之辭也至尊不名有天下之至尊故天王不名有一國之
至尊故臣不名君有一家之至尊故子不名父魯君薨稱公而
不名蓋臣子不名君父從一家一國之辭亦如天王不名而不
為僭焉左氏謂列國同盟故赴以名非也雜記曰君訃於他國
之君曰寡君不祿不稱薨亦不稱名赴以名者惟赴於天子故
春秋志諸侯之卒臨之以天下而稱名其有不名者惡無禮也
杞子不名夷之宿男不名賤之秦伯不名狄之其後滕杞皆名
秦惟營稻名餘皆不名則秦之無禮為尤甚矣曷為楚子名而
秦伯不名楚國有書其文甚美秦不好學焚書坑儒蓋其家法
然也秦穆悔過君子取之故秦誓編於書三良徇葬君子讀黃

鳥之詩而悲之故春秋卒楚莊而不卒秦穆後世稱為虎狼秦
又曰無道秦有以夫任好之卒不志於春秋也諸侯或曰卒或
月卒或時卒公穀二傳皆有說其以二日卒者惟桓五年陳侯
鮑而已是時陳亂故再赴再赴者一告亂一告喪也春秋惟一

書王室亂

昭二十有二年

列國來告亂則直書其事而不書亂書亂則

嫌與王室同且書亂則不日

昭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不日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乃書曰陳侯之亂與此同

以亂非一朝一夕之事故不日

惟弒君日兩書日餘不日

則非亂明矣或曰兩日之間有闕文我未之前聞也公羊穀梁
皆有師傳本之子夏必非臆說公羊謂以兩日卒之憾也以甲
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漢儒謂有狂易之病蜚亡而死故
甲戌日亡莫知所在己丑日乃得其屍

死加尸為屍漢書作說死讀為尸古文也

者謂匪夫或有之人君必不然思謂病而發狂何分貴賤古諸

侯暗聾跛躄及惡疾皆不免所以尊君惟世子有惡疾則廢陳

侯非惡疾乃病狂亦謂之貞疾積有歲年已非一日矣病狂之

以君國子民陳之臣當告于王免之而立其子則安得

有陳佗之亂乎故春秋如其再赴之日而書之蓋言君死不知

其日所以舉其臣也春秋書卒于師者二

曹伯廬及負芻

卒于會者一

杞伯

獨僖四年夏許男新臣卒是時許男從齊桓伐楚故左傳

謂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

王事加二等齊桓奉王命伐楚許男死于王事故男卒而葬之

以侯先是微國滕侯宿男邾子皆卒而不葬許男卒葬兼書明

齊桓請命于王而葬之是葬許男者齊桓也卒于會加一等卒

于師加二等曷爲不書卒于師且諸侯死于國不地死于外皆地許男卒而不地如死于國然疑許近楚許男疾作而竊歸其國故不地亦不書卒于師此不信左傳鑿空而創爲異說蓋始于唐之趙匡以爲左氏紀事皆妄諸儒翕然稱之宋王介甫亦云三傳皆不可信不信三傳而顧信俗儒之異說其惑甚矣讀春秋者當詳玩經文之上下不可獨摘一句而以私臆汨之成十三年曹伯廬從晉侯伐秦襄十八年曹伯負芻從晉侯圍齊皆不地不地故書卒于師許男新臣從齊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夏許男新臣卒是許男卒于陘也地在上故不重書非不地猶日月在上不重書春秋之例皆然禮君出疆有三年之戒以棹從必無疾作而歸之理且事未終而返是逃歸也逃歸其國而死乃以侯

禮葬之加二等以其死王事而旌之有是理哉穀梁謂內桓師欲曲護齊桓而反失之卒于陘與卒于師何以別乎不若左氏據國史作傳確然可信後之學者勿疑可也啖趙春秋惟力攻左傳全無發明雖宋儒稱其卓識吾無取焉莊王六年魯莊三年葬桓王或云緩葬或云改葬緩至七年學者疑之于是有卻尸以求諸侯之說似改葬近之春秋書改卜曷爲不書改葬曰改卜禮也改葬非禮也故不書改卜曷爲禮改葬曷爲非禮曰禮求吉之道三卜不吉故改卜卜葬之命曰無有近悔近悔者冢墓崩壞也古不修墓言慎于前不修于後修墓猶可改葬可乎故曰非禮也何以知之以周禮知之春官冢人掌正墓位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遷而改之則昭穆亂矣墓位焉得

正乎地官媒氏禁遷葬者謂禁民間之遷葬也大司徒以本俗
六安萬民三日族墳墓是葬各以其族焉可遷又焉可改而冢
人亦有族葬之法故遷葬者媒氏禁之墓大夫掌其禁焉春秋
魯改葬惠公鄭改葬幽公齊改葬莊公皆不書以知此改葬非
禮也餘詳禮說

皇清經解卷二百二十九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

皇清經解卷二百三十

學海堂

春秋說

吳惠學士 士奇 著

隱公

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左傳作君氏說者謂君夫人氏吾不知君夫人氏隱之妻耶抑隱之母耶春秋正名不若是之無別也又云內諸侯之卒當稱名

則外諸侯滕子薛伯杞子等為皆不名而獨疑尹氏哉

左傳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禱于

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為公故曰君氏

公羊傳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為貶

譏世卿世卿非禮也

何注尹氏世立王子朝齊崔氏世執其君光

外大夫不卒

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

何注時天王崩魯隱往奔喪尹氏主賓贊諸侯與隱

交接故恩錄其卒范注云周禮大行人職日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尹氏時在職而詔相魯人之弔者穀梁與

皇清經解

卷二百三十

惠學士春秋說

此同而不言譏世卿似與公羊異

文公

三年夏五月王子虎卒

左傳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

僖三十九

年經書王人傳稱王子虎盟于翟泉卿不書皆稱人

公羊傳王子虎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

卒新使乎我也

文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傳曰會葬禮也公羊謂叔服即王子虎穀梁亦云然

穀梁傳叔服也此不卒者也何以卒之以其來會葬我卒

之也或曰以其嘗執重以守也

范注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叔服執重任以守

國

定公

四年秋七月劉卷卒

是年二月公會劉子等子召陵四月公

及阜鮑將長蔡于衛衛侯使祝佗私于襄引襄引說告劉子乃長衛侯于盟且預遂以為劉子主盟注云即劉卷也世族諸伯益劉益劉文公劉秋劉卷劉子為一人

公羊傳劉卷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

我主之也

何氏休以為劉子主會故以恩禮卒之不日者尹氏主喪為重此主會輕

穀梁傳此不卒而卒者賢之也寰內諸侯也非列土諸侯

此何以卒也天王崩為諸侯主也

范注昭二十二年景王崩嘗以賓主之禮相接

葬劉文公

公羊傳外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錄我主也

天子之外諸侯嗣也故卒稱爵內諸侯祿也故卒稱氏其王子

弟則以王子為氏或稱其采則以采為氏

劉與留通古文作留春秋劉卷即詩之留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惠學士春秋說

七

子其采也則以采爲氏皆不稱爵春秋志外諸侯之卒也詳志內諸侯之

卒也略外諸侯之卒微而不名者凡五隱七年滕侯隱八年宿男莊三十一年薛伯僖

二十三年杞子成十六年滕子皆不名皆小國微之故不名強而不名者惟一而

凡四見焉成十四年秦伯昭五年秦伯定九年秦伯哀三年秦伯皆不名秦強國也惟營稻名

餘皆不名貶之故不名內諸侯之卒者三人尹氏王子虎劉卷

其不名者尹氏一人而已或曰譏世卿也爲此說者蓋見周尹

氏齊崔氏皆世卿或弑其君或亂王室春秋皆稱氏而不名故

以爲譏世卿然則稱爵而不名者又何說而不名哉內諸侯卒

而不名則爲之說外諸侯卒而不名則無說焉所謂知其一不

知其二也宿男滕子薛伯秦伯杞子皆不名其卒也以爵卒尹

氏亦不名其卒也以氏卒一也奚獨於尹氏而疑之諸侯卒名

而葬不名卒告而葬不告告者告於天子故春秋志內外諸侯

之卒皆臨之以天下而稱名微國不名者如宿如杞如薛如滕

皆凌夷衰微不能以其名達也其後晉主夏盟扶而存之因得

以其名上達故滕杞薛皆名內諸侯之強如尹氏外諸侯之強

如秦伯皆有跋扈不臣之心故春秋三書尹氏尹氏卒尹氏立王子朝尹氏以

王子朝奔楚四書秦伯始終貶之而不名則聖人之情見乎辭矣尹

氏左傳作君氏何也傳寫之訛也說者謂君之母氏故稱君氏

而不稱姓其說雖合於左氏然左氏莊元年傳曰夫人孫于齊

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然則不稱姓是絕不爲親也可乎以子之

矛攻子之盾則其說不攻而自破矣以此知傳寫之訛也三傳

皆可信擇其尤善者而從之尹氏主喪王子虎主盟劉卷主會

故卒之又云王子虎即叔服文元年來會葬者公穀二傳皆云然左氏謂即僖二十九年盟翟泉者經書王人傳稱王子虎左氏據國史二傳本師傳其說孰是左氏謂同盟乃弔弔則書從之可也諸侯不奔喪尹氏焉得主喪古者束脩之間不出境王室大夫非有玉帛之使不與外諸侯交通春秋會主主盟不獨劉卷王子虎而獨卒此二人蓋來赴則往弔之故卒之來赴者以其嘗有玉帛之使者也尹氏獨無聞似王室之重臣故貶而不名後之學者詳焉詩曰王謂尹氏世臣也君前臣名臣死赴於王故名不臣故不名

文公

元年二月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左傳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

杜預注諸侯喪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凡

疏蘇氏云外卿來會葬不書此書者尊王使故特書之周禮內史中大夫天子大夫例書字

公羊傳其言來會葬何會葬禮也

穀梁傳葬曰會

范注明非一人之辭其志重天子之禮也

五年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

召伯穀梁作毛伯

左傳五年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賄召昭公來會葬禮也

穀梁傳會葬之禮於鄙上

范注從竟至墓主為送葬來楊疏舊解以為叔服在葬前至先

至魯國然後赴葬所毛伯後來先之竟上然後至魯國或云二者互言之未必先後至

成公

十年五月丙午晉侯獯卒秋七月公如晉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左傳秋公如晉

親弔

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莝未反

是春晉使

糴莝

如楚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

葬晉
景公諱之也

襄公

三十有一年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

左傳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癸酉葬襄公公薨之月子產

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

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對曰雖君之有魯喪亦

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此

觀之同姓之國有喪小國會葬大國雖盟主亦不見諸侯而行宴好之禮焉

公羊無傳何注云書會葬者與叔服同義穀梁無傳范注云會葬非禮左傳杜預注亦云然

定公

十有五年夏五月邾子來奔喪昭三十年左傳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

公羊傳其言來奔喪何奔喪非禮也何注諸侯薨有服者奔葬無服者會葬

穀梁傳喪急故以奔言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穀梁范注邾滕魯之屬國近者奔喪遠者會葬

於長帥之喪同之王者非禮也此據左傳而為之說非穀梁義

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

至者奔喪會葬也天子之喪同軌畢至則天下莫有不至者矣

不至者惟諸侯有喪未葬不得越紼而奔故古有聞君喪而未

奔為位以哭之禮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此紀尊卑日數

之差而天子于諸侯之喪也爵弁紵衣而哭其葬也復遣大夫

往會之春秋兩書以為後世法文元年葬僖公五年葬成風一

使內史叔服一使召昭公三傳皆曰禮也或云王不稱天為貶則必以稱天為褒何

襄之有王天子一也及襄王崩文公不奔喪亦使大夫會葬以報之文九年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天王遣使來我亦遣使往則尊卑之等差安在哉我故曰春秋無王孔子修之故春必書王其存者惟號而已易曰渙汗其大號所以正位也位正則尊卑之等差亦正矣諸侯之喪惟同盟至謂同盟之諸侯皆至未同盟則不往赴故不至而左氏昭三十年傳稱先王之制諸侯喪士弔大夫送葬昭三年傳稱文襄之霸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然則同盟至者乃卿大夫士非諸侯也而春秋兩書滕子來會葬一襄三十一年一書邾子來奔喪定十年公羊以為奔喪非禮何氏休則云諸侯薨同姓奔喪異姓會葬邾婁非同姓故曰非禮穀梁謂喪急故言奔而不言非禮則古有是禮明矣如古無是禮則春秋必

不書古有是禮而或失之則書以是譏說者謂晉景公之喪成

年五月丙午晉侯儒卒不書葬成公往弔晉于是止公使送葬諸侯莫在魯人

辱之故不書葬然則晉成公之喪宣九年九月辛酉晉侯黑臀卒不書葬未聞宜

公往弔曷為而不書葬乎同姓之喪公往弔禮也晉人止公非

禮也成十年秋七月公如晉十一年春三月公至自晉其舉在晉何辱之有魯人辱之

君子則否襄二十九年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

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是時晉楚主盟楚

强于晉故其葬而諸侯會之春秋于襄二十九年春特書公在

楚在晉不書昭十六年正月公在晉不書而書在楚言在者猶公在乾侯非

其地也公如楚而適會其喪遂往弔之亦小事大之禮說者以

魯不會天王之葬而舉之是則然矣遂謂諸侯不得弔同姓之

喪豈其然或曰春秋同姓之國數十有喪而皆弔之是率天下而路也魯爲宗國晉爲盟主滕會魯葬魯弔晉喪不亦可乎如其非禮則春秋曷爲兩書於策哉大夫惟同位至同位謂同朝是大夫不得越國而奔喪也內大夫卒而不葬外大夫不卒尹氏王子虎劉卷皆內諸侯也故劉卷卒葬兼書與外諸侯等公穀以爲外大夫失之

不往弔故不卒莊二十七年秋經書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原仲陳世卿詩所謂南方之原也而魯季友會其葬禮歟非禮也非禮則春秋何以書古有大夫士私行出疆之禮此季友之私行也記禮者皆孔子之徒似本春秋而爲之說故公羊以爲季友之私行孟子亦云王之臣有托其妻于其友而之楚遊者則古有大夫士私行之禮明矣或曰避內難而出如衛孫林父欲爲難蘧伯玉遂行從近關出懼難作故其行速曾有慶父之難時始萌芽季友焉得先避之而出

乎司馬遷謂季友母陳女故如陳並存以待後之學者何氏休侯薨使大夫弔自會葬其說必有所據且與左傳同盟之說合

隱公

四年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左傳州吁未能和其民厚石碯問定君子石子石碯石子曰

王觀爲可曰何以得觀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碯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蒞于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蒞殺州吁于濮石碯使其宰孺羊肩蒞殺石厚于陳

公羊傳其稱人何據晉殺大夫里克俱弑君賊不稱人討賊之辭也

穀梁傳稱人以殺殺有辜也祝吁之挈失嫌也其月謹之
也于濮者譏失賊也

濮陳地水名

桓公

六年秋八月蔡人殺陳佗

左氏無傳隱七年傳曰陳及鄭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蒞
盟壬申及鄭伯盟歆如忘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
鄭良佐如陳蒞盟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桓五
年傳于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莊二十二年
傳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

公羊傳陳佗者何陳君也陳君則曷爲謂之陳佗絕也曷
爲絕之賤也其賤奈何外淫也惡乎淫淫乎蔡蔡人殺之
穀梁傳陳佗者陳君也其曰陳佗何也匹夫行故匹夫稱
之也其匹夫行奈何陳侯喜獵淫獵乎蔡與蔡人爭禽蔡
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何以知其是陳君也兩下相
殺不道其不地於蔡也

史記陳世家陳桓公鮑卒桓公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爲
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爲厲公桓公病而亂
作國人分散故再赴桓公太子免之三弟長曰躍中曰林
少曰杵臼共令蔡人誘厲公以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而
立躍是爲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立五月卒立中弟林是
爲莊公莊公七年卒少弟杵臼立是爲宣公

莊公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左傳初公孫無知虐於雍廩九年春雍廩殺無知

穀梁傳無知之挈失嫌也稱人以殺大夫殺有臯也

史記齊世家大夫高傒齊正卿高敬仲及雍林人殺無知

宣公

十有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董仲舒曰楚莊殺徵舒而稱人楚靈殺慶封而

稱子何也曰莊王行賢徵舒臯重以賢君討重臯其於人心善若不貶孰知其非正經春秋常於其嫌得者見其不得已楚靈以明慶封之臯而稱子

左傳冬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

西氏

徵舒之祖

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

公羊傳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外討也不與

外討者因其討乎外而不與也雖內討亦不與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也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爲無道者臣弑君子弑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

穀梁傳此八而殺也

先入陳而後殺夏徵舒

其不言八何也外徵舒

於陳也其外徵舒於陳何也明楚之討有臯也

襄公

二十有三年冬十月晉人殺欒盈

左傳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書曰晉人殺

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

自外犯君而入

公羊傳何為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殺稱人者從討賊辭

穀梁傳惡之弗有也

三十年秋七月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陸氏曰良霄不書復入志在復讐明非害國鄭人殺良霄

左傳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穀梁傳不言大夫惡之也

春秋討賊皆稱人衛州吁弑君之賊執之者陳人蒞之者衛人而主之者衛石碯也君子謂衛有人焉濮陳地水名穀梁謂于濮者譏失賊非也州吁弑桓公而代之為君矣而衛人不服故民未和位未定是時陳桓公方有寵于王而陳衛方睦欲朝陳使請於王而定其位故州吁如陳石碯老矣力不能討欲假手

于陳以討之故使告于陳而陳人執之如譏失賊則當書陳人殺衛州吁如蔡人殺陳佗而後可也不稱陳人而稱衛人謂之失賊可乎書於濮者言陳人亦欲殺之也齊無知之弑襄公猶衛州吁之弑桓公左氏謂殺無知者雍廩史遷謂殺無知者雍林人雍廩史記作雍林人蓋地名或云齊大夫未聞君子謂齊有人焉桓六年蔡人殺陳佗佗者陳之賊陳人佚之而蔡人討之尚可謂陳有人乎史遷以陳佗為厲公則陳之君也似別有據今不可考史遷必非臆造與左傳不合公穀

二傳皆以為陳君莫以為陳賊故不譏陳之失賊而止罪佗之淫而不君則似未得其實而春秋討賊之大義于是乎不明蓋陳之亂久矣伏于隱之七年發于桓之五年而陳侯鮑病狂亦非一朝一夕故鄭良佐如陳預知陳之將亂者蓋履霜馴至于

堅冰越歲踰年足以養成其亂及陳侯疾革而亂作共傳為蜚
亡莫知其死日則是君死而臣不知一國皆狂豈獨陳侯鮑哉
故君子謂陳無人春秋特書蔡人殺陳佗者譏陳人之失賊也
宣十一年陳夏徵舒之亂是時楚子實先入陳而後討賊春秋
退入陳于後而進討賊于前蓋先褒之而後貶之先褒之者以
為陳人力不能討齊為大國晉為盟主亦長養弑君之賊而晏
然不一興師楚子獨能討而正之故先書討賊以褒之然內實
懷縣陳之心而外托為討賊之義故後書入復書納以貶之人
皆知稱人為貶不知稱人為褒討賊稱人者言人人皆欲討之
乃天下之公心也俗儒據孟子春秋無義戰之說遂謂春秋有
貶無褒固失之矣而莫知稱爵為貶稱人為褒尤失之

晉侯入
曹楚子

八陳皆
貶也

欒范交惡而欒盈亡駟良交爭而良霄死亦與討賊同
辭不亦甚乎凡大夫出奔非有君命不得反非君命而自外人
者皆從討賊辭且大夫出奔非大夫矣不得從殺大夫之例雖
非弑君賊而欒盈兵乘公門良霄介于襄庫是亦賊也故皆從
討賊辭雖然猶有說欒盈者欒書之孫弑君賊也積不善者必
有餘殃欒書幸免于戮而欒氏之族終滅于晉目之曰賊誰謂
非宜良霄汰侈未聞逆蹟故其死也子產禭之枕之股而哭之
又殯而葬之明非賊也亦從討賊辭者辭窮則同春秋固有辭
同而事異者當分別觀之

或云良霄不書叛者將以滅國非直
叛也如其說則春秋書叛者其卑輕

不書叛者其卑重顛倒甚矣且駟良交爭而謂其有滅國之志
不亦誣乎又云不言復入位未絕也亦非大夫出奔位已絕矣
良霄之卑輕于欒盈其力
亦弱于欒盈故不言復入

閔公

元年秋八月季子來歸

左傳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來歸嘉之也

公羊傳其稱季子何賢也

何注嫌季子不探諫慶父有甚惡故復于託君安國賢之其

言來歸何喜之也

穀梁傳其曰季子貴之也其曰來歸喜之也

范注大夫出使歸不書執

然後致不言歸國內之人不曰來今言來也明本欲遂去同他國之人言歸者明實魯人也以亂故出奔國人思之今得還故皆喜

曰季子來歸

宣公

十有六年秋郊伯姬來歸

左傳秋郊伯姬來歸出也

成公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左傳四年春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

穀梁傳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

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公子季友歸自陳春秋曷爲以婦人目之譏何譏爾莊公疾問後于叔牙對曰慶父材季友曰夫何敢是將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季友曰夫何敢是將爲亂乎夫何敢是時季友義形于色儼然丈夫也遂酖叔牙而置慶父不問及慶父弑子般季友不討賊君臣之義誅不得避兄慶父皐大于叔牙季友力能誅叔牙豈不能誅慶父旣不能

誅又不能死反出奔陳所謂以死奉般者言猶在耳莊公死而背之君臣之義安在哉于是向之儼然丈夫者今則赧然一婦人而已矣故春秋以婦人目之曰季子來歸譏之也非嘉之也公羊以稱子爲賢尤失之凡先君之丈夫女子皆曰子故子叔姬與季子同稱子何賢之有或曰季友死則魯爲慶父之魯矣齊桓在則慶父焉敢盜有魯乎齊桓不難于殺哀姜又何難于殺慶父而慶父不死者實季友保全之也或曰慶父掌兵權季友焉能誅之說者徒見後世漢有南北軍唐有左右神策軍遂因之而作亂不知古者兵散丁野將歸于朝有事則行無事則罷本無權也且慶父惟莊二十一帥師伐于餘丘于餘丘者邾之邑耳伐邑厲且吝安得有權

于餘丘爲邑伐邑見于易杜預妄說以爲國後

人信之慶父所恃者獨一哀姜爲之內援哀姜通于慶父國人豈非惑素知之故皆不服慶父外懼齊人之討內畏國人之議故子般弑不敢自立而立齊之甥閔公則其無能爲也亦明矣季友素得國人之心其來歸也閔公請之齊桓復之國人皆喜以爲季子既歸慶父必去乃久之不去慶父非不能去也謂去之不若留之使自斃及弑閔公然後加之以梟縊而殺之以說于國則季友之心尙可問乎其初莊公以爲可以託孤也而任之其後閔公以爲可以安國也請于盟主而復之季友一負莊公再負閔公人皆知其有大功于僖莫知其有大舉于魯蓋成風私事季友以其子僖公屬之故季友處心積慮欲立僖公而魯國之亂遂釀而成焉所謂天生季氏以貳魯侯者實自此始故其子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孫遂分宮室逐昭公而全無顧忌者皆其世傳之家法也我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

桓公

十有一年九月突歸于鄭

左傳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是有寵于莊公使爲卿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于鄭莊公曰雍姑生厲公雍氏宗有寵于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七月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

公羊傳突何以名挈乎祭仲也其言歸何順祭仲也

穀梁傳曰突賤之也曰歸易辭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

也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

十有五年五月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左傳十五年夏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

公羊傳其稱世子何復正也

公侯在喪稱子伯子男在喪稱名故公羊子曰春秋伯子

男一也辭無所貶言鄭伯爵與子男爲一等鄭忽出奔而稱名非貶也杜預乃云出則降名以是妄矣鄭忽在喪故從伯子男之禮何降之有哉又云八則逆以太子之禮亦非也公羊以稱世子爲復正得之杜預既葬免喪之說尤爲悖逆人皆知

曷爲或言歸或言復歸復歸者出惡歸無

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

穀梁傳反正也

許叔入于許

何氏休曰春秋前失爵在字例也

穀梁傳許叔許之貴者也莫宜乎許叔其曰入何也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

按隱十一年左傳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乃使公孫獲處許

西偏至是公孫獲去之
久矣許叔乃得入于許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左傳秋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

公羊傳櫟者何鄭之邑曷為不言入于鄭末言爾末者曷

為末言爾據俱祭仲亡矣然則曷為不言忽之出奔言忽

為君之微也祭仲存則存矣祭仲亡則亡矣是時祭仲尚存

十有七年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左傳蔡桓侯卒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自

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

公羊無傳

何氏休曰稱字者蔡侯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害季季辟之陳封人死歸反奔喪思慕三年卒無怨心故賢而字之

穀梁傳蔡季蔡之貴者也自陳陳有奉焉爾陳以力助

莊公

六年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桓公十有六年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左傳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

洩右公子職乃即位按桓十六年傳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公羊傳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犯命也其言入何篡

辭也何注不書公子雷出奔者天子本當絕衛不當復立公子雷因為天子諱微弱

穀梁傳其不言伐衛納朔何也不逆天王之命也入者內

弗受也何用弗受也為以王命絕之也朔之名惡也朔入

逆則出順矣朔出入名以王命絕之也

九年齊小白入于齊或云小白兄也子糾弟也全無實據而以意說又云齊小白係之齊則小白當

有齊也衛州吁齊無知皆當有國矣俗儒之論不通若此

左傳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公羊傳曷為以國氏當國也其言入何篡辭也

穀梁傳大夫出奔反以好曰歸以惡曰入齊公孫無知弑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存出亡齊人殺無知而迎公子糾于魯公子小白不讓公子糾先入又殺之于魯故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

二十有四年冬赤歸于曹

左氏無傳

莫知赤為何人辭同突歸于鄭蓋曹君也杜預以為僖公亦無所據當闕之而存其名

僖公

二十有八年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是年四月出奔楚

左傳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六月晉人復衛侯

冬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左傳冬衛侯與元咺訟不勝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

公羊傳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此執其君其言自何為叔武爭也

穀梁傳自晉晉有奉焉爾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也曹伯襄復歸于曹

左傳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犇貨筮史使日以曹為解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于許

穀梁傳復者復中國也天子免之因與之會其日復通王命也

三十年秋衛侯鄭歸于衛

左傳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為之請納王于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秋乃釋衛侯

成公

十有四年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七年冬出奔晉

左傳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犇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

姜曰不可是生九君宗卿之嗣也

宗卿猶宗臣漢之宗臣曹非同姓也杜預妄說故

正之世本孫氏出于衛武公至林父八世衛先公之子孫多矣皆謂之宗卿可乎大國又以為請

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于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

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

復其位

十有五年秋八月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宋華元出奔晉實未嘗至晉也蓋挾晉以

為重魚石自止華元于河實懼華元以晉師討之故雖未至晉直書歸自晉則其情見乎辭矣說春秋者詳其事覈其文乃得其情則其義可知也

左傳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

澤為司馬公孫壽之孫肥文公子

華元曰我

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舉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

石為左師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叔子反以解圍有大功于宋故畏而止之請討許之乃反何氏

華元爲大夫山所譖出奔晉此鑿空而爲之說不足信也

十有六年曹伯歸自京師

十五年三月癸丑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范氏甯曰僖二

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伯討也今以侯執伯故曰惡之

左傳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書曰

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

負芻殺太子而自立故討之

凡君不道於其

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諸侯將見

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遂逃奔宋十六年曹人復請于

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

公羊傳執而歸者名曹伯何以不名而不言復歸于曹何

也易也其易奈何公子喜時在內也公子喜時在內則何

以易公子喜時者仁人也內平其國而待之外治諸京師

而免之其言自京師何言甚易也含是無難矣

穀梁傳不言所歸歸之善者也出入不名以爲不失其國

也歸爲善自某歸次之

十有八年夏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十五年宋魚石出奔楚華元陽止之而實陰逐之則

宋之亂華元釀成之也華元挾晉魚石挾楚魚石信爲叛人矣華元豈非宋之姦雄哉是時楚成彭城晉悼初立討魚石而以彭城歸之宋魚石不言叛則華元亦有辜焉

左傳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

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郕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爲

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凡去

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

惡曰復入

襄公

二十有三年夏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二十年秋出奔楚

左傳二十年陳侯之弟黃穀梁作光出奔楚言非其臯也公子

黃將出奔呼于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

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二十三年陳侯如楚公子黃慙

二慶于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

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

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左傳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

絳范宣子奉公以如固宮欒氏乘公門范鞅用劔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公羊傳曲沃者何晉之邑也其言入于晉入于曲沃何欒盈將入晉晉人不納由乎曲沃而入也

二十有五年秋八月衛侯入于夷儀十四年夏出奔齊

左傳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八月衛獻公入于夷儀

公羊傳陳儀者何夷公羊作陳衛之邑也曷爲不言入于衛諼

君以弑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左傳孫文子在戚孫嘉聘于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

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國卽甯子出舍于郊伯國死

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

卽剽及大子角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臯孫氏

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

戮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左傳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

公羊傳此諉君以弑也其言復歸何惡剽也曷爲惡剽剽

之立於是未有說也

左傳孔疏曰剽是穆公之孫黑背之子于獻公爲從父兄弟成十年衛侯

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傳云衛子叔黑背侵鄭是黑背字子叔卽以字爲氏也襄元年衛侯使公孫剽來聘傳云衛子叔來聘是稱其族剽無諡而經書弑其君未見其惡剽也范氏云以公孫立于是位爲非其次然喜所奉之爲君矣

又安得惡之

然則曷爲不言剽之立不言剽之立者以惡衛侯

也范氏云剽立無惡則衛侯惡明矣

穀梁傳日歸見知弑也

立則弑君甲午便歸付弑而已故得速

三十年秋七月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

昭公

十有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

左傳

公子比之歸也觀從以蔡公之命召之

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日子

干其濟乎對日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

族盡親叛無讐而動爲羈終世亡無愛徵其有寵子國有

奧主

謂蔡公棄疾

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

逆何以冀國

穀梁傳自晉晉有奉焉爾叔向日去晉而不送則晉無有奉可知是時子干在晉故稱自

秋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左傳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杜預注

十一年許胡沈小國也道房申皆故諸侯楚滅以爲邑荆荆山也汝南有吳防縣卽防國平王卽位既

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大子之子廬歸于蔡禮也悼大

子之子吳悼太子偃師也吳陳惠公歸于陳禮也

公羊傳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

穀梁傳善其成之會而歸之故謹而日之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故曰謹

而日之封陳蔡者楚也平丘之會何與焉范氏注二國獲復盟之功誤矣此未嘗有國也使如

失國辭然者不與楚滅也

二十有一年夏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十二年春出奔楚

年冬十月出奔陳二

公羊傳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因諸者齊故刑人之地公羊子齊人故以

爲

穀梁傳自陳陳有奉焉爾按左傳華貍劫其父華費遂以叛而召亡人前年華向奔陳華

登奔吳登卽貍之弟至是登以吳師至而敗又如楚八者

乞師而楚助之未聞陳有奉也貍登不書似非卿

內弗受也其曰宋南里宋之南鄙也以者不以者也叛直

叛也

定公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

以叛十年秋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范氏注八蕭從叛人言其黨也故不書叛

左傳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公子地入于蕭
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十年出奔曹傳在九年春大爲宋患寵向魋故也
穀梁傳宋公之弟辰未失其弟也及仲佗石彊公子弟以
尊及卑也自陳陳有奉焉爾入于蕭以叛入者內弗受也
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

十有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士吉射入於
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

左傳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
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趙孟怒召午而囚諸
晉陽遂殺午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
相與睦將作亂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

晉陽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
氏弗克二子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
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
于絳盟于公宮

公羊傳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國奈何
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
者曷爲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爲以叛
言之無君命也

穀梁傳此叛也以其歸言之貴其以地反也貴其以地反
則是大利也非大利也許悔過也許悔過則何以言叛也
以地正國也以地正國則何以言叛其入無君命也

哀公

五年秋七月齊陽生人于齊

十年夏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定十四年衛公孟彊出奔鄭
蒯聵之黨也傳云自鄭奔齊

故今自
齊歸衛

桓十一年突歸於鄭鄭忽出奔衛鄭忽者鄭伯也曷為不稱爵

而直稱名未踰年之君也

十有一年夏五月癸未鄭伯
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

故出奔

則名既葬矣可以除喪乎既葬除喪此杜預短喪之說春秋之

臯人也一年不二君故不稱爵諸侯失國名稱出奔明失國也

故名衛侯衍

突歸于鄭篡也歸者出入無惡曷為稱歸祭仲挈

之歸也曷為祭仲挈之歸是時突在宋故宋人誘祭仲而執之

曰不立突將死亦執突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突歸而立

之然則歸無惡乎惡在仲而不在突也宋雖彊暴必不能滅鄭

又焉能出忽而立突乎祭仲以死爭則突必不歸忽必不出突

之歸也仲實挈之忽之出也仲實逐之則惡在仲矣十五年鄭

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曷為不稱鄭伯而稱世子忽

突爭國兩稱鄭伯則無以辨其孰為適孰為篡也故特正之以

世子之名世子者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則下其君之禮一等

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我亦不知世子忽誓於天子乎未誓於

天子乎忽之母鄧曼突之母雍姑我不知鄧曼為貴乎抑雍姑

為貴乎故必正其名曰世子則子之適庶明而其母之貴賤亦

明矣鄭伯突入於櫟猶衛侯衍入于夷儀突名而衍不名者衍

正而突不正也衛侯衍復歸于衛春秋謹而書之鄭伯突復歸

于鄭曷爲闕而不書且傳取弑子儀

昭公弑子亹死子儀立

甯喜弑子叔

衛侯衍出奔衛人立公孫剽子叔其氏也死皆無諡亦不成喪其事又相類也辛卯

剽弑甲午衍歸書之若是之詳且謹焉子儀在位十四年矣曷

爲而獨略之略之者以爲鄭忽弑不書

桓十七年鄭高渠彌弑昭公而立公子亹十八

年齊人殺子亹而輟高渠彌春秋皆不書則子儀之弑又焉足書且忽正故書復歸

以明其反正突不正其復歸也闕而不書

莊十四年六月甲子傳取殺鄭子而納厲

公則春秋之謹嚴益見矣齊小白入于齊猶晉重耳歸于晉曷

爲一書一不書齊兩公子交爭故書入人者篡辭也晉重耳歸

于晉孰與之爭哉世子申生死則當立者非重耳而誰故獻公

死而秦伯欲納之重耳辭焉且云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非

孝子仁人而能若是乎在外十九年及夷吾死而後歸則得國

之正莫正于重耳故春秋不書晉人殺子圉而特書齊人殺子

糾一正一不正一書一不書春秋之大義炳如矣竹書周襄王

十六年晉殺子圉非不告也左傳謂不告故不書似失之所謂

譎而不正者在得國之後不在得國之初也觀春秋之所不書

則其書於策者其義不尤顯乎諸侯及大夫出奔歸爲善入爲

惡復入惡尤甚復歸善惡系其國逆之其君召之天王命之盟

主納之故書歸否則書入復歸者諸侯復其國大夫復其位衛

侯鄭再失國曷爲先書復歸後書歸其先歸也晉人復之故書

復其後歸也魯僖請之天王許之故書歸則歸爲善矣大夫之

入也曷爲或言叛或不言叛叛者據邑以抗其君也衛孫林父

據戚宋公母弟辰據蕭宋華亥據南里晉趙鞅據晉陽故皆書

八以叛襄二十三年樂盈復入于晉人于曲沃成十八年宋魚石復入于彭城曷為不言叛樂盈不言叛者能入曲沃不能據而有之也故晉人殺之楚子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而春秋不登叛人故彭城仍繫之宋則魚石安得據彭城以為己有哉地者君之邑也臣之祿也專祿以周旋據邑以犯上天下之惡莫大焉公穀二傳創為以地正國之說于是後世跋扈之臣假托春秋興兵犯順欲除君側之惡人實公穀二傳作之俑也韓魏皆叛人之黨故趙鞅得歸于晉有王者作趙鞅焉能免于戮乎一說春秋之例歸為善矣歸于鄭赤歸于曹楚公子比歸于楚晉趙鞅歸于晉未見歸之為善也故曰春秋無達例僖十七年亥齊侯小白卒穀梁子曰此不正其日之何也其不正前見矣謂前書齊小白入于齊也三十二年十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重耳之歸于晉也春秋不書蓋小白不正而重耳正故一則見於前一則前不見其卒皆日之春秋之義炳如日星而劉原父駁之謂重耳亦不正則又何說而謂之不正哉必曰未聞天王之命也春秋之無王久矣假令有王者起不立重耳而誰立乎僖三十年衛侯鄭歸于衛說者謂衛侯鄭因魯僖行賄以免故不書復歸而書歸此俗儒之臆說未足以亂經亦足以惑人按周禮典瑞職穀圭以和難魯僖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是十穀之玉即和難之圭衛侯有難魯僖和之乃行禮非行賄也且王許之矣前此復歸未聞王命今王命許之歸故直書歸而不書復歸易曰自下訟上患至掇也元咺之謂欺咺訟而勝復歸自晉逆料衛侯必死一說入逆辭歸順辭趙鞅叛為逆而歸而立環殺之不亦宜乎為順也竹書周襄王十六年晉殺子圉乃乙酉歲晉文公元年春秋不書列國之史固書之矣非不告也亦非晉人諱之

成公

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

左傳季文子以鞏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

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

杜預注宣十二年潘黨勸楚子立武軍楚子答

以武有七德非己所堪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今魯倚晉之功故譏之又云作先君武公宮非也傳明言立武立武者謂章武功與魯武公何涉楚莊所謂作先君宮以告成事魯之先君豈獨武公哉失之甚矣孔疏服虔云鞏之戰禱武公以求勝故立以宮按定元年傳昭公出季平子禱于煬公故立煬宮此若為禱而立何以傳不言禱無據之說必不可從

公羊傳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

服杜注皆本此殊失左傳義

立者何立

者不宜立也立武宮非禮也

穀梁傳立者不宜立也

定公

元年九月立煬宮

左傳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

煬公者伯禽子魯之

祧廟禮所謂有禱焉祭之者也

公羊傳煬宮者何煬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

煬宮非利也

穀梁傳立者不宜立也

春秋有事同而辭異有事異而辭同武宮煬宮其事異也皆書立其辭同也曷為其事異記禮者皆孔子之徒雖互有得失各本師傳必非臆造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武公者孝公之父隱公之曾祖成公之九世祖或云十世是并數桓閔兄弟各為一世至僖公而廟毀不知其何以得列于世室而不祧今無可考祭法曰諸侯五廟一壇一墀去祖為壇去壇為墀去墀為鬼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煬公者伯禽之子也至昭

定時久已爲鬼似禱所不及康成謂鬼主在祧故季氏禱之而立宮焉武公既列于世室世世不祧又何故而毀之至成公而復立或記禮者之曲爲附會我固不得而知然成公六年所立者我知其必非武公之宮也武公之宮公羊之說杜預據以注左傳失之矣何以知之以左傳知之左傳曰季文子以鞶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然則立武宮猶立武軍所以章明武功云爾如立武宮以爲武公之宮則立武軍亦以爲武公之軍可乎宣十二年楚莊敗晉師于邲潘黨欲築武軍築猶立也築宮立軍是一事非兩事楚莊乃謂武非吾功則是楚未嘗立武也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河非楚地安得有宮蓋軍行載遷主于齊車故爲帷宮以祀遷主告成事焉楚不立武以章

邲之功魯借人之力顧立武以章鞶之功故春秋書以示譏說者遂指爲武公之廟以鞶之功而立之不亦異乎且季平子禱于煬公吾聞之矣未聞季武子禱于武公又何由而立其宮哉以此知事異而辭同也曷爲其辭同立者不宜立其事雖異其不宜立則同故其辭同三傳幸存三禮殘闕後之學者不能信而好之擇其善而從之疑則闕之徒据孟子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之說于是力排而痛詆以爲禮記皆漢人僞造以求購金則大學中庸皆不足信後世俗儒之議論甚于秦灰矣嗚呼帷宮見周禮○啖助不信左傳而力攻之謂傳意以爲武軍之宮如楚所立者不知楚實未嘗立武也又云若以鞶戰之故不應經五年方立則武公之宮曷爲自宣王十二年而定王二十二年閏歷十二公而後立哉

皇清經解卷三百三十終

嘉應生員邱柳校



